

袁中郎全集

遊記



# 袁中郎遊記

虎丘

虎丘去城可七八里，其山無高巖邃壑，獨以近城故，簫鼓樓船，無日無之。凡月之夜，花之晨，雪之夕，游人往來，紛錯如織，而中秋爲尤勝。每至是日，傾城闔戶，連臂而至，衣冠士女，下迨葭屋，莫不靚粧麗服，重茵累席，置酒交衢間。從千人石上至山門，櫛比如鱗，檀板丘積，樽壘雲瀉，遠而望之，如雁落平沙，霞鋪江上，雷轟電霍，無得而狀。布席之初，唱者千百，聲若聚蚊，不可辨識，分曹部署，競以歌喉相鬥，雅俗既陳，妍媸自別。未幾而搖頭頓足者，得數十人而已。已而明月浮空，石光如練，一切瓦釜，寂然停聲。屬而和者，纔三四輩，一簫一寸管，一人緩板而歌，竹肉相發，清聲亮徹，聽者魂銷。比至夜深，月影橫斜，荇藻凌亂，則簫板亦不復用。一夫登塲，四座屏息，音若細髮，響徹雲際，每度一字，幾盡一刻，飛鳥爲之徘徊，壯士聽而下淚矣。劍泉深不可測，飛巖如削，千頃雲，得天池諸山作案，巒壑競秀，最可傷客。但過午則日光射入，不堪久坐耳。文昌閣亦佳，晚樹尤可觀。面北爲平遠堂舊址，空曠無際，僅虞山一點在望。堂廢已久，余與江進之謀所以復之，欲祠韋蘇州白樂天諸公于其中，而病尋作，余旣乞歸，恐進之興亦闕矣。山川興廢，信有時哉！吏吳兩載，登虎丘者六。最後與江進之方子公同登，遲月生公石上，歌者聞令來，皆避匿去。余因謂進之曰：「甚矣，烏紗之橫，皂隸之俗哉！他日去官，有不聽曲此石上者，如月。」今余幸得解官，稱吳客矣，虎丘之月，不知尙識余言否耶？

上方

去胥門十里，而得石湖。上方踞湖上，其觀大於虎丘，豈非以太湖故耶？至於峯巒攢簇，層波疊翠，則丘虎亦自

佳。徙倚孤亭，令人輒憶千頃雲耳。大約上方比諸山爲高，而虎丘獨卑。高者四顧皆伏，無復波瀾；卑者遠翠稠疊，爲屏爲障，千山萬壑，與平原曠野相發揮，所以入目尤易。夫兩山去城皆近，而游人趨舍若此，豈非標孤者難信，入格者易諧哉？余嘗謂上方山勝，虎丘以他山勝。虎丘如冶女豔粧，掩映簾箔，上方如披褐道士，豐神特秀，兩者孰優劣哉？亦各從所好也矣。乙未秋杪，曾與小修江進之登峯看月，藏鉤肆謔，令小青奴罰盞，至夜半霜露沾衣，酒力不能勝，始歸，歸而東方白矣。

上據梨雲館本。查錦帆集不同。茲附錄于後。

石湖之上，爲上方山。孤絕秀冶，巨浸激灑，光漾几席。虎丘一片石，殆未可伯仲論也。江進之曰：「上方信奇，至於霜巖突立，砥平如水。烹泉弄月，令人轉憶千人石耳。」余曰：「上方千頃，虎丘一杯。上方四顧皆伏，虎丘迤翠稠疊而起，高不踰夏屋。夫虎丘之麗，辟則名姝冶容，置之園亭，與盆景假山爭勝可也。上方如披褐道士，豐神秀特，踞震澤而瞰包山，豈以此易彼哉？」是日進之邀余及小修弟看月，令小青奴罰盞。至夜半霜露沾衣，酒力不能勝，始歸，歸而東方白矣。

### 天池

從賀九嶺而進，別是一洞天。峭壁削成，車不得方軌，飛樓跨之，輿騎從樓下度。踰嶺而西，平疇廣野，與青巒紫邏相映發。時方仲春，晚梅未盡謝，花片沾衣，香霧霏霏，瀰漫十餘里。一望皓白，若殘雪在枝。奇石豔卉，間一點綴，青篁翠柏，參差而出，種種奪目，無暇記憶。歸來思之，十不得一，獨夢境恍惚餘芬，猶在枕席間耳。土人以茶爲業，隙地皆種茶。室廬不甚大，行旅亦少，雞犬隱隱若在雲中。因誦蘇子瞻「空山無人，水流花開」之偈，宛然如畫。四顧參曹，無一人可語者。余因下輿，令兩小奚掖而行，問若佳否？皆云疲甚，那得佳。行數里始至山足，道旁青松，若老龍鱗，

長林參天，蒼巖蔽日，幽異不可名狀。纔至山腰，屏山賦青，畫簪滴翠，兩年塵土面目，爲之洗盡，低迴片晷，宛爾秦餘馬首紅塵，恍若隔世事矣。天池在山半，方可數十餘丈，其泉玉色，橫浸山腹。山巔有石如蓮花瓣，翠蕊搖空，鮮芳可愛，余時以勘地而往，無暇得造峯頂，至今爲恨。寂照菴在池旁，內有石室三間，柱瓦皆石，刻鏤甚精。室後石殿一殿，甚宏敞，內外柱皆石，圍三尺許，禪堂僧舍，周繞其側，亦勝地也。時寺僧方有構菴，內行脚掛搭者多，余意欲諷其去。因大書簡板曰：「種阿僧祇善根，親非親，怨非怨，陽燄空華，諸法皆如幻。遍闍浮提佛土，去自去，來自來，聞雲野鶴，何天不可飛？」自是諸僧稍稍散矣。

### 靈巖

靈巖一名硯石，越絕書云：「吳人於硯石山作館娃宮，」卽其處也。山腰有吳王井二，一圓井日池也，一八角井，月池也，周遭石光如鏡，細膩無瑕，有泉常清，瑩晶可愛，所謂銀牀素纒，已不知化爲何物。其間挈軍持瓶鉢而至者，僅僅一二山僧，出沒于衰草寒烟之中而已矣。悲哉！有池曰硯池，早歲不竭。或曰卽翫華池也。登琴臺，見太湖諸山，如千百螺髻，出沒銀濤中，亦區內絕景。山上舊有響屐廊，盈谷皆松，而廊下松最盛，每衝颺至，聲若飛濤。余笑謂僧曰：「此美人環珮釵釧聲，若受具戒乎？宜避去。」僧瞪目而不知所謂。石上有西施履跡，余命小奚以袖拂之，奚皆徘徊色動。碧纒緇鉤，宛然石髮中，雖復鐵石作肝，能不魂銷心死。色之于人甚矣哉！山仄有西施洞，洞中石貌甚粗醜，不免唐突。或云石室吳王所以囚范蠡也。僧爲余言，其下窪處，爲東西畫船湖，吳王與西施泛舟之所。採香涇在山前十里，望之若在山足，其直如箭，吳宮美人種香處也。山下有石可爲硯，其色深紫，佳者殆不減歛溪。米氏視史云：「鑿村石理粗，發墨不縹，」卽此石也。山之得名，蓋以此，然在今蒐伐殆盡，石亦無復佳者矣。嗟乎！山河綿邈，粉黛若新，椒華沈彩，竟虛待月之簾，夸骨埋香，誰作雙鸞之霧。旣已化爲灰塵，白楊青草矣。百世之後，幽人逸士，

猶傷心寂寞之香，跌斷腸虛無之畫屨。矧夫看花長洲之苑，擁翠白玉之牀者，其情景當何如哉？夫齊國有不嫁之姊妹，仲父云無害霸，蜀宮無傾國之美，人劉禪竟爲俘虜。亡國之罪，豈獨在色？向使庫有湛盧之藏，潮無鴟夷之恨，越雖進百西施何益哉？

錦帆集所載，與上文不同，今全錄之。

吏吳匆忙無閑晷，偶因勘潦過支硎。天平靈巖諸山，每至一山，呈帖者如雨。寄石幽巖，寓目卽過。至靈巖稍閑，探館娃遺址，殘花舊石，口實西子，心知其妄，而不能不色動。凡烟雲之變態，與夫風泉之鳴激，妄意娥眉，夸骨之鬼，猶有存者，有情之惑，可一笑也。登琴台，觀湖山夕嵐，可謂絕景。洗石讀磨崖書，不甚辨。問響屨廊，僧指谷間松，址已蕪沒，獨兩石井尙鼎盛。一病僧坐石上，汲井水洗鉢，問探香溼，云在山下。古今過夫差者，皆首女禍，而余友江進之弔胥廟獨云：「忠臣不逐鴟夷去，縱有西施國豈亡？」聞者或以爲病，余爲之解曰：「齊國有不嫁之姊妹，仲父云無害霸，蜀宮無傾國之美，人劉禪竟爲俘虜，亡國之罪豈獨在色？」噫！莫後人不昧此語，不然未有不爲厲端者矣。

光福

光福一名鄧尉，與玄墓銅坑諸山相連屬。山中梅最盛，花時香雪三十里。其下爲虎山橋，兩峽一溪，畫槽四匝。有湖在其中，名曰西崦湖，闊三十餘里，亂流而渡，至青芝山足，林壑尤美。山前長堤一帶，幾與湖埒，堤上桃柳相間，每三月時，紅綠燦爛，如萬丈錦。落花染成湖水，作胭脂浪，畫船蕭鼓，往來湖上。堤上妖童麗人，歌板相屬，不減虎林西湖。寺僧爲余言，董氏創此堤，費不下百萬錢。時年饑甚，民無所得粟，董氏令載土一舟者，得米數斗，旬日之內，土至如山，遂成大堤。山間蒼松萬餘，樓閣臺榭，宛然圖畫，柏屏蘿幄，在在有之。碧欄紅亭，與白波翠巖相映發，山水園

池之勝，可謂兼之矣。嗟夫！此山若得林和靖倪雲林一二輩，粧點其中，豈不人與山俱勝哉？奈何層巒疊嶂，不以宅人而以宅鬼悲夫！

錦帆集所載，與上不同，今補錄之。

「從光福山下，渡虎山橋，兩峽一溪，青巒四匝。有湖在其中，闊十餘里，亂流而渡，至青芝山足，山前長堤一帶，幾與湖埒。堤上桃柳相間，每三月時，紅綠燦爛，如萬丈錦，落花染水作浪。堤上妖童麗人，歌板相屬，不減西湖。僧爲余言，董氏創此堤，費不貲。時年饑甚，民無所得粟，董氏令載土一舟者，得米數斗。旬日之內，土至如山，遂成大堤。山間松萬本，參雲翳石，時有怪者。碧欄紅樹，與白波翠嶽相映發。山水園池之勝，可謂兼之矣。」  
下與上文全同。

### 陽山

陽山高出諸山，長亙數十里，分隸兩縣。山下爲白龍祠。父老言東晉時，有白衣翁投宿民家，一夕而去。民家女遂有孕，後產一白龍，頭角宛然，冉冉而升，女遂驚絕。至山下有龍母塚，土人祠之。祠前有柏一株，大可二十圍，數年前猶見白龍掛枝上，如一疋練，徘徊顧望，若省親者。每旱禱雨輒應，以靈異故，載在祀典。今年六月，旱魃爲災，余與江進之隨太府乞靈祠下。初時白日鑠池，萬里無纖雲。因與進之同登山巔，纔抵箭闕，四山雲霧如磐，咫尺不辨，呼吸之間，傾盆倒峽，平疇皆滿，相顧駭愕而去，然則龍亦神物也哉？

### 橫山

橫山去城十里而遙。十道志云：山四面皆橫，因而得名。一名踞湖，以其背臨太湖，勢若箕踞也。余以勘災過山下，草草登臨，未及領略。嗟夫！往日綠疇，今爲白浪，方與父老咨嗟，何暇葛巾綬帶，作人間風雅事乎？卽此一節，俗吏

之苦甚矣。山周迴甚廣，環以佛刹，如薦福楞伽，治平寶華之類皆在，亦勝概也。吳越時此山最爲要地，隋文帝會移郡邑於此，今治平寺有越公井，或曰吳朝大井，或曰井在吳王郊臺下，乃吳王開而素浚之，皆不可考矣。

穹窿

穹窿高深，甲于他山，比陽山尤高，古赤松子採赤石脂處也。山下田多荒蕪，內高外卑，不能貯升斗水，五日不雨，則其田如龜腹，用是土著之民逃移者半。余旣勘得其實，乃爲減其正額，每年課稅，征十之五，漕兌不及焉，民稍稍有起色矣。山間有盤石，父老相傳爲朱買臣讀書臺，東西兩嶺相趨，名曰銅嶺。盧志云：「此山特高峻，郡之鎮也。」以余論之，山雖高峻，然石近於質，貌近於頑，不及支硎天平諸山遠矣。

峯嶸

峯嶸形如獅子，一名獅山。俗說此山在太湖中，禹治水時，令童男女引出，欲以填水，至鶴邑不復進，因名鶴阜。今西南有兩小山，石如卷峯，禹所用牽山也，其說頗不經。余登華山，曾一過其處，巉巖怪石，摩牙怒爪，森森欲攫人，爲之屏息股慄。形家言此山與胥門相直，甚不利於郡城，諸門皆有水關浮梁，而胥獨無。以此聞往時有違衆佐橋者，橋成，郡中士大夫，廢放略盡，遂相率毀橋。今吳一時大老去者紛紛，數年以來，登賢書者，減於往額，郡中二千石，皆不及政成而去，論者乃復委罪於門外石坊矣。

楞伽

楞伽一名支硎。吳地記云：「支公嘗隱此山，後得道，乘白馬升雲而去。」余謂升雲事，不見於本傳，豈非好事者，因世說神駿一語，附會其說邪？楊循吉曰：「此山去城不遠，清僻可賞。至於茶梅煙雪，景物擅奇，名勝共遊之山也。」聞二三月間，遊人甚勝，朱樓複閣之女，騷人逸士之流，狹斜平康之伎，社南社北之兒，花攢綺簇，雜踏山間，不



滅上方虎丘。余往過山下，正值紛囂之時。奇石幽巒，拔起雲際，寓目即歸，未暇登覽。歸來與江進之約，欲以春和時往，而病零作，乞骸去矣。名山勝水，信亦有緣哉。山上有寒泉，雨後轟雷噴雪，極爲可觀。石門尤奇特，兩石突起如門，下臨絕壑。有馬跡石，俗說支公好蓄駿馬，足跡猶存石上，有馬溺黃色一帶。

### 天平

天平山以白樂天顯。山腹有亭，亭側清泉，冷冷不竭，所謂白雲泉也。吳邑志云：「天平在吳中，最爲嶒嶸，多奇石，山半白雲泉，亦爲吳中第一水。」蘇舜欽有詩云：「清溪至峯前，仰視勢飛舞。偉石如長人，聚立欲言語。石竇落玉泉，冷冷四時雨。」吳人至今稱之。聞方春時，遊舟甚盛，簫管綺羅，與上方諸山等。余過天平時，天已垂黑，駐足未定，山下水災狀子雪片飛來，余不知山爲何物矣。

### 西洞庭

西洞庭之山，高爲縹緲，怪爲石公，嶮爲大小龍，幽爲林屋，此山之勝也。石公之石，丹梯翠屏，林屋之石，怒虎伏犀，龍山之石，吞吐波浪，此石之勝也。隱卜龍洞，市居消夏，此居之勝也。涵村梅，後盤櫻，東村橘，天王寺橙，楊梅早熟，枇杷再接，桃有四觔之號，梨著大柄之稱，此花果之勝也。杜圻傳范蠡之宅，角里有先生之邨，龍洞築易老之室，此幽隱之勝也。洞天第九，一穴三門，金庭玉柱之靈，石室銀戶之跡，此仙蹟之勝也。山色七十二，湖光三萬六，層巒疊障，出沒翠濤，彌天放白，拔地插青，此山水相得之勝也。紀包山者，雖雲燦霞鋪，大約不出此七勝外。余居山凡兩日，藍輿行綠樹中，碧蘿垂幄，蒼枝掩徑，坐則青山列屏，立則湖水獻玉。一壑一壑，可列名山，敗址殘石，堪入圖畫，天下之觀止此矣。陶周望曰：「余登包山，而始知西湖之小也。六橋如房中單條畫，飛來峯盆景耳。」余亦謂楚中雖多名勝，然山水不相遇。湘君洞庭遇矣，而荒寂人煙，竹樹空疎，石枯土頽，博觀載籍，與洞座爲配者，或者圓嶠方壺乎？

若方內則故居然第一矣。

上文根據四十卷本及梨雲館本。錦帆集所載，大有出入，全錄之。

環洞庭皆水也，浮而堙皆山也。山之陰陽皆石也，石之凹皆村落也，尺膚寸毛，皆花果也。山之秀削而特者曰縹緲，怪而巉者曰石公，曰大小龍，枵而幽者曰林屋。石皆殊絕，而態各出不相襲。龍山石偃水而礪，與風水相吞吐，石公天矯，丹梯翠屏，林屋或爲怒虎，或爲伏犀，或連絡而下瞰，如老翁之憑其幼，石之極觀也。林屋穿山不五簇地，而行其腹者，至十餘里，其奧不極，鬼工仙宅，莫可究也。山村幽冷而繁，消夏灣最勝，民居百餘家，負縹緲，面小太湖山，左右垂臂，案山如髻，疊疊立水中。山地沃，一畝千緡，族植而穎者曰涵村梅，後堡櫻，東村橘，天王寺橙，其他楊梅枇杷林檎鴨腳之屬，彌野皆是。余山行凡兩日，牛馬簿牘，遠若隔世。將遂披髮入谷，求與世辭，方爲世勞薪，胡可得也。陶周望曰：「余登包山，而知西湖之小也。夫六橋如房中單幅畫，飛來峯盆石耳。」因出所著行記以示，余曰：「山之神情態，盡於此耶？」周望曰：「不然，所可言者止此。大凡指水石之奇奧，燒林之豐縹，巒崖之高峻，以名洞庭者，皆非知洞庭也。」余曰：「然。」

### 東洞庭

東洞庭一名胥母，莫釐其最高處也。其山視包山差小，主峯視縹緲差卑，巉巖視石公龍山差平，廬居視消夏灣差薄，諸草木果品皆同，獨東山民倍饒裕耳。所可恨者，民競刀錐，俗鮮風雅，雖有奇峯峭壁，會無一亭一閣，跨踞石上。每置酒提壺，則盤坐荒草中，亦無方丈之樹，可以布茵列席者。山下僧寺，湫隘不堪，荒涼如鬼室。兩山之民，其不好事如此哉！蘇人好遊，自具一齋，然遊庭洞者絕少。雖騷人逸士，有白首未見太湖者。余以簿書錢穀之人，乍拋牛馬，暫友麋鹿，樂何可言。徘徊顧視，乃益自雄，真不愧作五湖長矣。

自第一句，至「自具一癖」一段，四十卷本與錦帆集所載，各有出入。今將錦帆集中所載者補錄之。東洞庭一名胥母，莫釐其最高處也。其山似包山差小，主峯似縹緲差卑，巉巖似石公龍山差平，虛居似消夏灣差薄。冠帶文章之士昔盛東，今略相敵耳。陶周望曰：「余三度欲登莫釐，輒雨，遂自包山歸，然終不釋。」余曰：「圖美人欠伸者，其妖麗乃不在面，不必更求眉目也。」周望大笑。吳人好遊，自具一癖。」

### 錦帆涇

錦帆涇在吳縣治前，涇已湮塞，酒樓跨其上，僅得小渠一線耳。俗傳吳王與諸宮娃，錦帆游樂於此，故名。楊志謂市廊之中，徒杠相望，無容掛帆，謬矣。夫陵谷相尋，沙海變易，厥土塗泥，今其上則朱樓畫閣，安知昔不爲翠嚙白浪哉？或云涇即舊子城壩，未知孰是。

### 姑蘇臺

胥門城上有小石亭一間，去門數武，俗說姑蘇臺舊址在此。余攷諸書俱不類。吳越春秋云：「闔閭春夏治於姑蘇之臺，且食鮑山，晝遊蘇臺。」越絕書云：「胥門外有九曲路，闔閭造以遊姑蘇之臺。」洞冥記云：「吳王夫差築姑蘇之臺，三年乃成。周旋誥曲，橫互五里。」山水記云：「姑蘇臺作五年乃成，高見三百里。」吳地記云：「闔閭十一年，起臺於姑蘇山，因山爲名，去國五里，夫差復高而飾之。」由此觀之，臺倚山枕流，峻絕人境，當在踞湖胥山之間矣。

### 百花洲

百花洲在胥盤二門之間。余一夕從盤門出，道逢江進之，問「百花洲花盛開否，盍往觀之？」余曰：「無他物，惟有二三十葉艘，鱗次綺錯，氤氛數里而已矣。」進之大笑而別。

### 陰澄湖

蘇渾子門下船，北去一里，爲陰澄湖。湖三面受風，每盛夏時，遊舟綺錯，日不下百餘艘。玉腕青眉，嬌歌緩板，來往羅箔中，亦勝遊也。王百穀曰：「湖上有龍王祠，陰澄蓋應澤之訛云。」丙申六月，與顧靖甫放舟湖心，披襟解帶，涼風颯然而至。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，揮麈高談，不知身之爲吏也。少頃，郵者報臺使者至，賓帶橋，客主倉惶，未能成禮而別。

上文與錦帆集所載不同，今全錄之。

渾子門下船，北去一里，爲陰澄湖。湖三面受風，每盛夏時，遊舟綺錯，清歌緩板，酣呼窮日夜，亦勝遊也。王百穀曰：「湖上有龍王祠，陰澄蓋應澤之訛云。」丙申六月，與顧靖甫放舟湖心，披襟解帶，涼風颯然而至。西望山色出城頭如髻，不知身之爲吏也。少頃，郵者報臺使者至，客主倉皇，未能成禮而別。百穀又爲余言，吳兒以六月之廿四日，遊荷花蕩，傾國而出，雖漁刀小艇，僮覓皆空。士女競爲時裝淡服，摩肩簇鳥，舟中之氣，如燻熱冶，而遊人自以爲樂，殊覺無謂。余笑曰：「六月烏紗，有熱於此者。」噫！今之君子，能不以苦爲樂，以熱惱爲清涼者，幾人哉？

### 荷花蕩

荷花蕩在葑門外，每年六月廿四日，遊人最盛。畫舫雲集，漁刀小艇，僮覓一空。遠方遊客至，有持數萬錢，無所得舟，蠅旋岸上者。舟中麗人，皆時裝淡服，摩肩簇鳥，汗透重紗如雨。其男女之雜，燦爛之景，不可名狀。大約露韓則千花競笑，舉袂則亂雲出峽，揮扇則星流月映，聞歌則雷轟濤趨，蘇人遊冶之盛，至是日極矣。

### 歲時紀異

余偶閱舊志，見范王二公書吳中歲時，未嘗不嘆俗之侈靡，日漸而月盛也。范志云：「吳中自昔號繁盛，郊無曠土，隨高下悉爲田。以故俗多奢少儉，競節好遊。上元以糖圓春糕爲節食，爆糯穀於釜中，名李婁，亦曰米花，以下一歲休咎。寒食則拜掃墳墓。四月八日，浮屠浴佛。重午以角黍水圓綵索艾花畫扇相餉。七夕有乞巧會。重九以菊花茱萸簪新酒，食花糕。十月朔再謁墓，是日開爐，不問寒燠，皆熾炭。俗重冬至，而略歲節。二十四日祭竈，次夕田間燃高炬，名照田蠶，歲節祭饗，用除夜祭畢，則復爆竹，焚蒼朮及辟瘟丹。食物有膠牙飴，守歲盤，夜分祭瘟神，易門神桃符之屬。」此范書宋事也。王志云：「吳中最重節物。迎春日啖春餅春糕。正月上元作燈市，採松葉結棚于通衢，下綴華燈，燈有楮練羅帛琉璃魚鮪麥絲竹縷諸品，皆綵繪人物故事，或爲花果蟲魚之像，其懸紙人馬於中，以火運之，曰走馬燈，藏謎者曰壁燈。其夕會飲，以米粉作丸子油餠食之，行遊五日而罷。二月始和，樓船載簫管遊山，其虎丘天平觀普上方諸山最盛。寒食戴麥掃墓，清明插柳，端午饌角黍，作雄黃昌陽飲，簪艾葉榴花以辟邪。七月七日爲乞巧會，釘果皆曰巧。重九飲菊酒，食重陽糕及駱駝蹄。十月朔再謁墓，謂之燒衣節。尤重冬至，三日罷市，馳賀一如元旦。入臘，併力春一歲糧，藏之粟囤，經歲不蛀，呼爲冬春。米微黃，曰囤心黃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祀竈，竟夕爆竹，各燃火爐于門外，焰高者喜，謂之糗盆。田間燃長炬，名照田蠶。二十七日掃屋塵，曰除殘。除夜更春帖，畫灰于道，象弓矢以射祟。」此王書近代事也。余觀二公所志，皆歲時常態。吳俗最重六月廿四日荷花蕩，中秋日虎丘，而皆不書，何也？虎丘諸山之遊，王志亦略載之，然在今則尺尋層冰，疾風苦雨，游者不絕，何必二月始和哉？夫俗奢必蕩，蕩則窮；民泰必驕，驕則僭。民窮而僭，亂從生焉。司世道者，不能無隱憂矣。

### 園亭紀略

吳中園亭，舊日知名者，有錢氏南園，蘇子美滄浪亭，朱長文樂圃，范成大石湖舊隱，祭皆荒廢。所謂崇岡清池，

幽巒翠篠者，已爲牧兒樵豎斬草拾礫之場矣。近日城中，唯葑門內徐參議園最盛。畫壁攢青，飛流界練，水行石中，人穿洞底，巧踰生成，幻若鬼工，千溪萬壑，遊者幾迷出入，殆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。祇園軒豁爽塹，一花一石，俱有林下風味，徐園微傷巧麗耳。王文恪園在闔胥兩門之間，旁枕夏駕湖，水石亦美，稍有傾圮處，葺之則佳。徐問卿園在闔門外下塘，宏麗軒舉，前樓後廳，皆可醉客。石屏爲周生時臣所堆，高三丈，闊可二十丈，玲瓏峭削，如一幅山水橫披畫，了無斷續痕跡，真妙手也。堂側有土壠甚高，多古木，壠上有太湖石一座，名瑞雲峯，高三丈餘，妍巧甲於江南，相傳爲朱勛所鑿。纜移舟中，石盤忽沉湖底，覓之不得，遂未果行。後爲烏程董氏購去，載至中流，船亦覆沒，董氏乃破資募善沒者取之，須臾忽得，其盤石亦浮水而出，今遂爲徐氏有。范長白又爲余言，此石每夜有光燭空，然則石亦神物矣哉？拙政園在齊門內，余未及觀，陶周望甚稱之。喬木茂林，澄川翠幹，周迴里許，方諸名園，爲最古矣。

錦帆集作「吳中園亭紀略」

上文根據四十卷本，錦帆集所載，前段大有出入，今錄之。「錢氏南園，蘇子美滄浪亭，朱長文樂圃，范成大石湖舊隱，今皆荒廢，近日唯葑門徐參議園最盛，云是吳匏菴舊圃。湖石數峯，亭亭立水上，疊而爲壁，穴而爲洞，懸而爲飛瀑，匝而爲湖。朱樓複閣，古木幽篁，與王元美小祇園爭勝。祇園軒豁爽塹，一花一石，有林下風氣。徐園微傷巧麗耳。王文恪園在闔胥兩門之間，旁枕夏駕湖，水石亦美，稍有傾圮處，葺之則佳。徐問卿園在闔門外下塘，宏麗軒舉，前樓後廳，皆可醉客。石屏爲周生時世所堆，高三丈，闊可二十丈，玲瓏峭削，如一幅山水橫披，了無堆疊痕，真妙手也。堂側有土壠甚高，多古木，壠上太湖石一座，高二丈餘，妍巧甲於江南，相傳爲朱勛所鑿，石盤沉湖底，覓之不得，遂未果行。」以下與四十卷本全同。

遊惠山記

余性疎脫，不耐繩鎖，不幸犯東坡半山之癖，每杜門一日，舉身如坐熱爐。以故雖霜天黑月，紛靡冗雜，意未嘗一刻不在賓客山水。余既病痊，居錫城，門絕履跡，盡日惟以讀書爲事。然書淺易者，既不足觀，艱深者觀之復不快。其他如史記、杜詩、水滸傳、元人雜劇、暢心之書，又皆素所屬厭，且病餘之人，精神眼力幾何，焉能兀兀長手一編？鄰有朱叟者，善說書，與俗說絕異，聽之令人脾健。每看書之暇，則令朱叟登堂，娓娓萬言不絕，然久聽亦易厭。余語方子公，此時天氣稍暖，登臨最佳，而此地去惠山最近。因呼小舟，載兒子開與俱行，茶歸未熱，已至山下，山中僧房極精邃，週迴曲折，窈若深洞。秋聲閣遠眺尤佳，眼目之昏曠，心脾之因結，一時遣盡。流連閣中，借宿始去，始知真愈病者，無踰山水，西湖之興，至是益勃勃矣。

### 惠山後記

茶與酒一也。惠山泉點茶特異，而酒味殊不如北釀。或者謂南水甘北水冽，甘與酒不相宜，以是有異。余少有茶癖，又性嗜酒，用是得專其嗜於茶。僻居江鄉，日與新化安化泥汁滲潢爲偶，如好色人身處窳鄧，癭瘕滿室，自以爲左嬌右施，不知有識者之從旁欲嘔也。吏吳以來，每逢好事者設茶供，未嘗不舉以自笑。然務煩心懶，茶癖盡獨，雖復傾國在前，而主人毫且賸，較之癭瘕之嗜，十分未得一也。及余居錫城，往來惠山，始得專力此道。時瓶壇盡未能斯須去身。凡朋友議論不徹處，古人詩文未暢處，禪家公案未釋然處，一以此味銷之，不獨除煩雪滯已也。一日攜天池門品，偕數友汲泉試茶於此。一友突然問曰：「公今解官亦何有願？」余曰：「願得惠山爲湯沐，益以顧渚、天池、虎丘、羅峯、陸蔡諸公供事其中，余輩披緇衣老焉，勝於酒泉醉鄉諸公子遠矣。」

### 初至西湖記

從武林門而西，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，則已心飛湖上也。午刻入昭慶，茶畢，卽棹小舟入湖。山色如娥，花光如

烟，溫風如酒，波紋如綾，纔一舉頭，已不覺目酣神醉。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，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。余遊西湖始此，時萬歷丁酉二月十四日也。晚同子公渡淨寺，覓阿賓舊住僧房。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。草草領略，未及徧賞。次早得陶石簀帖子，至十九日，石簀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，湖山好友，一時湊集矣。

### 晚遊六橋待月記

西湖最盛，爲春爲月，一日之盛，爲朝烟，爲夕嵐。今歲春雪甚盛，梅花爲寒所勒，與杏桃相次開發，尤爲奇觀。石簀數爲余言，傅金吾園中梅，張功甫玉照堂故物也，急往觀之。余時爲桃花所懣，竟不忍去湖上。由斷橋至蘇堤，一帶綠烟紅霧，瀾漫二十餘里。歌吹爲風，粉汗爲雨，羅紈之盛，多於堤畔之草，豔冶極矣。然杭人遊湖，止午未申三時，其實湖光染翠之工，山嵐設色之妙，皆在朝日始出，夕春未下，始極其濃媚。月景尤不可言，花態柳情，山容水意，別是一種趣味。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，安可爲俗士道哉！

### 斷橋

湖上之盛，在六橋及斷橋兩堤。斷橋舊有堤甚狹，爲今待中所增飾，工緻遂在六橋之上。夾道種緋桃，垂楊，玉蘭，山茶之屬，二十餘種。白石砌其邊，如玉布地皆軟沙。旁附小堤，益以雜花。每步其上，卽樂而忘歸，不十餘往還不止。聞往年堤上花開不數日，多被人折去。今春禁嚴，花開最久。浪遊遭遇之奇，此其一矣。

上文根據解脫集題爲「斷橋」四十卷本作「西湖三」，其文字各異，今全錄之。

望湖亭，卽斷橋一帶，堤甚工緻，比蘇堤尤美。夾道種緋桃，垂楊，芙蓉，山茶之屬，二十餘種。堤邊白石砌如玉，布地皆軟沙。杭人曰：「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。」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。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中菴院之屬，所施不下百萬。余謂白蘇二公，西湖開山古佛，此公異日伽藍也。腐儒幾敗乃公事，可厭可厭。



## 西陵橋

西陵橋一名西林，一名西冷，或曰卽蘇小結同心處也。余因作詩弔之。方子公曰：「數聲漁笛知何處？疑在西冷第一橋。陵作冷，蘇小恐誤。」余曰：「管不得，只是西陵便好，且白公斷橋詩有云：『柳色春藏蘇小家，斷橋去此不遠，豈不可借作西陵故實耶？』」

## 雨後遊六橋記

寒食後雨，余曰：「此雨爲西湖洗紅，當急與桃花作別勿滯也。」午霽，借諸友至第三橋，落花積地寸餘，遊人少，翻以爲快。忽騎者白執而過，光晃衣，鮮靈倍常，諸友白其內者皆去表。少倦，臥地上飲，以面受花，多者浮，少者歌，以爲樂。偶艇子出花間，呼之乃寺僧載茶來者。各啜一杯，蕩舟浩歌而返。

## 孤山

孤山處士，妻梅子鶴，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。我輩只爲有了妻子，便惹許多閒事，撇之不得，傍之可厭，如衣敗絮行荆棘中，步步牽掛。近日雷峯下，有虞僧孺，亦無妻室，殆是孤山後身。所著溪上落花詩，雖不知於和靖如何，然一夜得百五十首，可謂迅捷之極，至於食淡參禪，則又加孤山一等矣，何代無奇人哉？

上文從梨雲館本，解脫集所載與此不同，今全錄之。

孤山拳峙湖中，和靖墓在山後。荒梅數株，虬曲巖壑間，逸士風標可念也。凡遊湖者皆出岳墳，過午多繫舟和靖墓下，投壺博塞以爲樂。杭人爲余言，往時處士墓，亦曾被伐，彼鱗士豈有崔嵬金盃哉？盜亦不智矣。

## 飛來峯

湖上諸峯，當以飛來爲第一。高不餘數十丈，而蒼翠玉立，渴虎奔貌，不足爲其怒也。神呼鬼立，不足爲其怪也。

秋水暮烟，不足爲其色也。顧書吳畫，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。石上多異木，不假土壤，根生石外。前後大小洞四五，窈窕通明，溜乳作花，若刻若鏤。壁間佛像，皆楊禿所爲，如美人面上癩痕，奇醜可厭。余前後登飛來者五。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，單衫短後，直窮蓮花峯頂，每遇一石，無不發狂大叫。次與王聞溪同登。次爲陶石簣，周海寧。次爲王靜虛，石簣兄弟。次爲魯休寧。每遊一次，輒思作一詩，卒不可得。

上文根據梨雲館本，解脫集作「遊飛來峯至北高峯記」，文字各異，又後段與下篇同，今全錄之。

湖上諸峯，當以飛來爲甲。其陽巖，秀削而冷且潤，其陰敞，窈窕通明。嘗怪南宮癖石，求所以溺而丈者不可得，及披蘿歷巖，窮觀石態，玩其遒逸之趣，與夫刻鏤生成之巧，然後知南宮之致遠也。靈隱寺去峯可百步許，泝澗而行，青壁屏其前，碧流帶之。流稍闊，則泓而爲潭，石稍爰，則卷而爲坻。水迅而石折，則相觸爲鳴琴，而落爲紳帶，白香山記冷泉，殊覺未盡其幽邃也。韜光在山之腰，出靈隱後二三里，路徑甚可愛。古木婆娑，草香泉漬，淙淙之聲，四分五路，達於山菴廚內。望錢塘江，浪紋可數。余始入靈隱，疑宋之問詩不似。意古人取景，或亦如近代搢拾，及登韜光，始知滄海浙江捫蘿剝木數語，字字入畫，古人真不可及矣。宿韜光之次日，與石簣同登北高峯絕頂而下。

### 靈隱

靈隱寺在北高峯下，寺最奇勝，門景尤好。由飛來峯至冷泉亭，一帶澗水溜玉，畫壁流青，是山之極勝處。亭在山門外，嘗讀樂天記有云：「亭在山水中，寺西南隅，高不倍尋，廣不累丈，撮奇搜勝，物無遁形。春之日草熏木欣，可以導和納粹，夏之日風冷泉滂，可以蠲煩析醒。山樹爲蓋，巖石爲屏，雲從棟生，水與階平，坐而翫之，可濯足於牀下，臥而狎之，可垂釣於枕上。潺湲潔澈，甘粹柔滑，眼目之喜，心舌之垢，不待盥滌，見輒除去。」觀此記，亭當在水中，

今依澗而立，澗闊不丈餘，無可置亭者，然則冷泉之景，比舊蓋減十分之七矣。韜光在山之腰，出靈隱後一二里，路徑甚可愛。古木婆娑，草香泉漬，淙淙之聲，四分五路，達於山廚。菴內望錢塘江，浪紋可數，余始入靈隱，疑宋之問詩不似。意古人取景，或亦如近代詞客，拊拾芻蕘。及登韜光，始知滄海浙江，捫蘿剝木數語，字字入畫，古人真不可及矣。宿韜光之次日，余與石簣子公同登北高峯絕頂而下。

### 龍井

龍井泉既甘澄，石復秀潤。流淙從石澗中出，冷冷可愛。入僧房，爽盪可棲。余嘗與石簣、道元、子公汲泉烹茶於此。石簣因問龍井茶與天池孰佳？余謂龍井亦佳，但茶少則水氣不盡，茶多則滋味盡出，天池殊不爾。大約龍井頭茶雖香，尚作草氣，天池作豈氣，虎丘作花氣，唯崇非花非水，稍類金石氣，又若無氣，所以可貴。崇茶葉粗大，真者每斤至二千餘錢。余覓之數年，僅得數兩許。近日徽人有送松羅茶者，味在龍井之上，天池之下。龍井之嶺爲風篁，峯爲獅子，石爲一片雲，神運石皆可觀。秦少游舊有龍井記，文字亦爽健，未免酸腐。

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「遊龍井記」全文如下。

龍井泉既甘澄，石復秀潤。流淙冷冷，從石澗中出，僧房爽盪可棲。嘗與石簣汲泉烹茶於此。石簣問龍井茶與天池茶孰佳，余謂龍井亦佳。但茶少則水氣不盡，茶多則滋味稍出，天池殊不爾。大約龍井茶雖香，尚作草氣，天池作豆氣，虎丘作蘭氣。唯崇韻致清激，風味如泉石，茶之逸品也。崇茶葉粗大，洗淨方可注湯，下者猶能鑄煩滯。往余嗜崇久，飲天池則脹，然皆崇之下者。崇去長興近，山中富人，每以重資先一歲購下，而山中出復不多，以是極爲難得。近日徽人有寄松蘿茶者，輕清略勝天池，而風韻少遜。龍井之嶺爲風篁，石爲一片雲，神運石皆有致，獨近時粧點過麗，微傷俗耳。秦少游舊有龍井碑記，今不知在何所矣。

煙霞石屋

煙霞洞亦古亦幽，涼沁入骨，乳汁泔泔下。石屋虛朗，如一片雲，欹側而立，又如軒榭，可布几筵。余凡兩過石屋，爲傭奴所據，嘈雜若市，俱不得意而歸。

上文從四十卷本，解脫集作「過煙霞洞屋石題壁」，全文如下。

煙霞洞蒼寒古雅，陰沁入骨，清絕不堪久坐。石屋欹側如片雲，可布几席。而洞爲傭奴所據，嘈雜若市。穿巖而出，得樹石少休，繼者不已，裏面而暝者益譁，遂去。至此始覺烏紗卓犖，亦微有快人處。因書之壁，以告賢士大夫之清逸者，慎無以呵導爲俗，而輕去之也。

南屏

南屏峯巒秀拔，峻橫壁披宛若屏障。淨慈在其下，永明和尚撰宗鏡錄處也。永明入處廉纖，欲於文字中求解脫，無有是處，後來念佛修淨土，皆因解脫不出，心地未穩，所以別尋路徑。今宗鏡錄中，可商者甚多，一見當知之。或曰：「永明法眼嫡派，子何得橫生異議？」余謂法眼舉動若此，余猶將議之，况其孫耶？夫永明智慧廣大，當時親見作家，末路尙爾如此，吾輩鬪根浮器，不曾見得一箇半箇智識，可輕易談佛法哉？

蓮花洞

蓮花洞之前，爲居然亭。亭軒豁可望，每一登覽，則湖光獻碧，鬚眉形影，如落鏡中。六橋楊柳，一路牽風引浪，蕭疎可愛。晴雨烟月，風景互異，淨慈之絕勝處也。洞石玲瓏若生，巧踰彫鏤。余嘗謂吳山南屏一派，皆石骨土膚。中空四達，愈搜愈出。近若宋氏園亭，皆搜得者。又紫陽宮石，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。噫，安得五丁神將，挽錢塘江水，將塵泥洗盡，山骨盡出，其奇奧當何如哉？

上文從四十卷本，解脫集作「遊蓮花洞記」全文如下。

蓮花洞之前，爲居然亭，亭軒豁可望，每一縱目，湖光泛斂，鬚眉形影，如落鏡中。六橋楊柳，一路牽風引浪，晴雨煙月，風景互異，淨慈之絕勝處也。洞石嵌空裝綴，巧踰雕鏤，但山中搜之卽得，不甚以爲異。大抵吳山一派，皆石骨土膚，中空四達，愈搜愈巧。近若紫陽宮石滌出者甚多，噫，安得五丁神將，挽錢塘江水，澆洗其魄，其奇奧何止此哉！

### 御教場

始慕五雲之勝，刻期欲登，將以次登南高峯。及一觀御教場，游心頓盡。石篁嘗以余不登保叔塔爲笑。余謂西湖之景，愈下愈勝，高則樹薄山瘦，草髡石秃，千頃湖光，縮爲杯子，北高御教場是其樣也。雖眼界稍闊，然我身長不過六尺，睜眼不見十里，安用此大地方爲哉？石篁無以難。飲御教場之日，風力稍勁，石篁強吞三爵，遂大醉不能行，亦是奇事。夫石篁之醉，乃滄田一變海，黃河一度清也，惡得無紀哉？

上文從四十卷本，解脫集作「由勝果寺上觀排牙石記」全文如下。

午憩勝果寺，酌泉，緣崖而行，憩月巖，覽御營舊蹟，觀排牙石。石巉穿秀潤，骨色俱古，恨其不生飛來龍井間耳。山顛席江帶湖，其觀亦偉，然西湖政不以此爲勝。石篁嘗以余不登保叔塔爲笑，余謂西湖之景，愈下愈冶，高則樹薄山瘦，艸髡石秃。千頃湖光，縮爲杯子，北高峯御營山是其例也。雖眼界稍闊，軀長不踰六尺，窮目不見十里，安用許大地爲哉？石篁無以難。歸途風力稍勁，石篁強吞三爵，遂大醉不能行。石篁素不能一焦葉，同行者謂黃河一度清也，遂紀之。

### 吳山

余最怕入城。吳山在城內，以是不得遍觀，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。紫陽宮石玲瓏窈窕，變態橫出，湖石不足方比，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。奈何辱郡郭之內，使山林僻懶之人，親近不得，可嘆哉。

上文從四十卷本，解脫集作「遊吳山記」，全文如下：

避客不數入城，吳山在城內，以是不得遍觀，僅匆匆一過紫陽宮，及一長者園亭耳。紫陽宮石玲瓏窈窕，變態橫出，湖石未足方也。奈何辱之郡郭之內，使山林僻懶之人，親近不得，其地又近台使者公署，雖城中遊人，亦無至者，石固有幸，不幸哉？

### 雲棲

雲棲在五雲山下，藍輿行竹樹中，七八里始到，奧僻非常，蓮池和尙棲止處也。蓮池戒律精嚴，於道雖不大徹，然不爲無所見者。至於單提念佛一門，則尤爲直捷簡要，六箇字中，旋天轉地，何勞捏目，更趨狂解，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。一無所悟，是真阿彌，請急着眼。

### 湖上雜叙

浪跡四關月，過西湖凡三次。初次遊湖，次則從五泄歸，再次則從白嶽歸也。湖上住昭慶五宿，法相天竺各一宿，天竺之山，周遭攢簇如城，余仲春十八夜宿此。燒香男女，彌谷被野，一半露地而立，至次早方去，堂上堂下，人氣如烟，不可近。法相長身像，極可觀，筍極可食，酒極可飲，頭水綿極可買。其餘皆宿淨慈翻經房中，房甚深，至山門可里許。每將暮則出藕花居，棹小舟看山間夕嵐。月夜則登湖心亭，過第四橋，水仙廟，從堤上步而歸。或過昭慶，訪汪仲嘉戒山諸友，工課率以爲常。湖上之寺，如瑪瑙大佛頭，山中如玉泉，靈峯，高麗，虎跑，眞珠，勝果之屬，皆常所出沒之處。其他不知名，并失記者尙多，種種皆佳，難以細述。聊識一二，以俟再遊。因令子公正書一通，并遺陶氏兄弟。

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「湖上雜記」全文如下：

浪跡四關月，過西湖凡三。初次遊湖，次從五泄歸，再次從白嶽歸。湖上住昭慶五宿，法相天竺各一宿，餘皆居淨慈僧房。天竺之山，周遭攢簇如郭。余仲春十八夜宿此，燒香男女，彌谷被野，露地而立者半，達曙方去。堂上堂下，人氣如煙，不可近。法相長耳佛極可參，竹可風，泉可酌，筍可食，酒可飲，獨僧少可與語耳。淨慈木石廬舍皆精，宗鏡堂居然亭尤爲絕景。余所居僧房，亦奧僻，古木繁徑，至山門可里許，每將暮，則出藕花居，棹小舟，看山間夕嵐，月夜則登湖心亭，過第四橋，水仙廟，從堤上步而歸。或過雷峯下，與虞長孺兄弟語，或渡昭慶訪禪者及遊客，以爲常課。湖上之寺，如瑪瑙，大佛頭，山中如玉泉，靈峯，高麗，虎跑，眞珠之屬，皆常出沒之處。靈峯去人遠，尤覺閒寂，僧房甚精。寺旁有地一區，松石竹澗，無一不具，價亦不甚高。余意欲買爲他年棲止之所，以去住不常，遂止。其地失記者尙多，聊識一二，以俟後期。

### 湘湖

蕭山櫻桃鴛鳥蓴菜皆知名，而蓴尤美。蓴採自西湖，浸湘湖一宿，然後佳，若浸他湖便無味，浸處亦無多地，方圓僅得數十丈許。其根如荇，其葉微類初出水荷錢，其枝丫如珊瑚，而細又如鹿角菜，其凍如冰，如白膠，附枝葉間，清液冷冷欲滴。其味香粹滑柔，略如魚髓蟹脂，而清輕遠勝。半日而味變，一日而味盡，比之荔枝尤覺嬌脆矣。其品可以寵蓮蓴，無得當者。唯花中之蘭，果中之楊梅，可異類作配耳。惜乎此物東不踰網，西不過錢塘江，不能遠去，以故世無知者。余往仕吳，問吳人張翰，蓴作何狀，吳人無以對。果若爾，季鷹棄官，不爲折本矣。然蓴以春暮生，入夏數日而盡，秋風鱸魚，將無非是，抑千里湖中，別有一種蓴耶？湘湖在蕭山城外，四匝皆山，余游時正值湖水爲漁者所盜。湖面甚狹，行數里卽返舟，同行陶公望王靜虛，舊向余誇湘湖者，皆大慚失望。

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「遊湘湖記」今全錄之。

蕭山櫻桃鷺鳥蓴菜皆知名，而蓴尤美。蓴採自西湖，浸湘湖一宿，然後佳，若浸他湖，便無味，浸處亦無多地，方圓僅得數十丈許。其莖如荇，其枝丫如珊瑚，而細又如鹿角菜，其凍如冰，如白膠，清液冷冷欲滴。其味香粹滑柔，略如魚髓蟹脂，而清輕遠勝。半日而味變，一日而味盡，比之荔枝，尤覺嬌脆矣。其品可以寵運羹藕，無得當者，唯花中之蘭，果中之楊梅，可異類作配耳。惜乎此物，東不踰紹，西不過錢塘江，不能遠去，以故世無知者。往問吳人，皆云蓴立秋方有味，亦不佳。而此物以春暮生，入夏數日而盡，秋風鱸魚，當是別種。嘗讀鷓鴣集，四月蓴生莖而未葉，名爲雉尾蓴。五月蓴葉舒長，名絲蓴，入七八月，有蝸蟲，不中食。至十月冰凍蟲死，雖老猶可食，疑卽此物。沈令又爲余言，湖中色色皆佳，雖芡蒲野草之類，土人取以糞田肥澤，特異他處。湖在蕭山城外，四匝皆山，遊時正值湖水爲漁者所盜，波面甚狹。行數里，卽返舟。同行者陶公望王靜虛，奮向余誇湘湖者，皆大失望。

禹穴

禹穴一頑山耳。禹廟亦荒涼，不知當時有何奇，而龍門生欲探之。然會稽諸山，遠望實佳，尖秀淡冶，亦自可人。昔王子猷語人，但云山陰道上，道上二字，可謂傳神。余嘗評西湖如宋人畫，山陰山水，如元人畫。花鳥人物，細入毫髮，濃淡遠近，色色臻妙。此西湖之山水也。人或無目，樹或無枝，山或無毛，水或無波，隱隱約約，遠意若生，此山陰之山水也。二者孰爲優劣，具眼者當自辨之。夫山陰顯於六朝，至唐以後漸減；西湖顯於唐，至近代益盛，然則山水亦有命運耶？

蘭亭



蘭亭殊寂寞。蓋古蘭亭依山依澗，澗瀾環詰曲，流觴之地，莫妙於此。今乃擇平地砌小渠爲之，俗儒之不解事，如此哉！

### 蘭亭記

古今文士，愛念光景，未嘗不感歎於生死之際。故或登高臨水，悲陵谷之不長，花晨月夕，嗟露電之易逝。雖當快心適志之時，常若有一段隱憂，埋伏胸中。世間功名富貴，舉不足以消其牢騷不平之氣，於是卑者或縱情麴蘖，極意聲伎；高者或托爲文章聲歌，以求不朽，或究心仙佛，與夫飛昇坐化之術；其事不同，其貪生畏死之心一也。獨庸夫俗子，耽心勢利，不信眼前有死，而一種腐儒爲道理所錮，亦云死即死耳，何畏之有。此其人皆庸下之極，無足言者。夫蒙莊達士，寄喻於藏山，尼父聖人，興歎於逝水。死如不可畏，聖賢亦何貴於聞道哉？羲之蘭亭記，於死生之際，感歎尤深，晉人文字如此者，不可多得。昭明文選獨遺此篇，而後世學語之流，遂致疑於絲竹管絃天朗氣清之語，此等俱無關文理，不知於文何病？昭明文人之腐者，觀其以閑情賦爲白璧微瑕，其陋可知。夫世果有不好色之人哉？若果有不好色之人，尼父亦不必借之以明不欺矣。蘭亭在亂山中，澗水瀾環詰曲，意古人流觴之地，即在於此。今擇平地砌小渠爲之，與人家園亭中物何異哉？

### 鑑湖

鑑湖昔聞八百里，今無所謂湖者。土人云：舊時湖在田上，今作海閘，湖盡爲田矣。賀監池去陶家堰二三里，闊可百十頃，荒草綿茫如煙，蛙吹如哭，月夜泛舟於此，甚覺淒涼。醉中謂石簀：「爾狂不如季真，飲酒不如季真，獨兩眼差同耳。」石簀問故。余曰：「季真識謫仙人，爾識袁中郎，眼詎不高歟？」四坐嘿然，心誹其顛。

### 西施山

西施山在紹興城外，一名土城，西施教歌舞之處。今爲商氏別墅，嘗同諸公宿此一夜。石篑和余詩有云：「宿幾夜嬌歌豔舞之山。」蓋謂此也。余戲謂石篑，此詩當注明，不然，累爾他時謚文恪公不得也。石篑大笑，因曰：「爾昔爲館娃主人，鞭箠叱喝，唐突西子，何顏復行浣溪道上？」余曰：「不妨，浣溪道上，近日皆東施娘子矣。」

宋六陵記

六陵蕭瑟岑寂，春行如秋，晝行如夜，雖聯鞭疊騎，常若有偃啼鬼哭之聲。讀唐義士詩，楚痛入骨，古來亡國敗家雖多，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。碑碣皆荒斷不可讀，山勢回合，架數敗宇，其間惟有老松橫道，杜鵑花滴血滿山而已。相與悲歌感慨，泣數行下。既而自笑，鬼若無知，則暴骨含珠，高碑廢墟，等作一丘。鬼若有知，玉魚金盃之恨，今已銷歇。且禹陵之卷石，視六陵之荒址，其榮枯能有幾也。遊者乃樂彼而愴此，噫亦惑矣！

上文從解脫集四十卷本作「六陵」，其文甚短。從第一句「六陵蕭瑟岑寂」，至第九句「未有若此之慘酷者也」，與上文全同。下加「遊六陵之日，子公醉甚，戲弄馬鞍上，幾墮」四句即完。

吼山

吼山石壁，悉由斧鑿成，峭削百餘仞，乍見亦可觀。山下石骨爲匠者搜去，積水爲潭，望之洞黑如墨汁，深不可測。每相去數丈，留石柱一以支之。上宇下淵，門闔洞穴，窈窕紆迴。雨後飛瀑緜緜而下，余等自外望，輿不可還，呼小舟遊其中，潭深無所用篙，每一轉折，則震蕩數四，舟人皆股慄。因停舟石壁下，觀玩良久。陶氏有山房在此，頗稱幽奇，然荒蕪甚，軒前草深丈餘矣。

五泄一

越人盛稱五泄，然皆聞而知之。陶周望雖極言五泄之好，其實不曾親見與我等也。發郡城凡三日，至諸暨縣，

縣去五泄，尚七十餘里，次日始行，一路多頑山，無卷石可入目者。余私念看山數百里外，敝舟羸馬，艱辛萬狀，今諸山態貌若此，何以償此路債？周望亦謂乃弟，余輩誇張五泄太過，若爾，當奈中郎笑話何？獨靜虛以爲不然。頃之，至青口，兩山夾天如綫，山石玲瓏峭削，若疊若鏤。數里一壁，潭水滑滑流壁下。一壁上有古木一株，土人云是沉香樹，一年一花，猿猴所不到。其他非奇壁，則皆穠花異草，幔山而生。紅白青綠，燦爛如錦。映山紅有高七八尺者，與他山絕異。因杜顧大叫曰：「奇哉！得此足償路債，不怕袁郎輕薄也。」王靜虛曰：「未也，爾輩遇小小丘壑，便爾張皇如是，明日見五泄，當不狂死耶？」靜虛曾習定五泄三年，以是知之極詳。余與公望聞之喜甚。皆跳吼沙石上，緩步十餘里，始至五泄僧房。靜虛曰：「牛羊下矣，五泄留供來日朝餐。」因散步前山，沿溪而行，兩山一溪，比青口天尤狹，而奇峭率相類。山形或如鐘，如鐘鼓，如屏障，劍戟，皆拔地而生。溪旁天竹成林。行數里，遇一白鬚人云：「前山有虎，」同行者皆心動，尋舊跡而歸。

上文從梨雲館本。解脫集作「由諸賢至五泄寺記」，文句各異，今全錄之。

越人盛稱五泄，然多聞而知之。陶周望雖極言其勝，其實不曾親見與我等也。五泄去諸賢七十餘里，一路多頑石，勢甚散緩，無卷石可入目者。始念看山數百里外，敝舟羸馬，艱辛萬狀，今諸山態貌若此，何以償此路債？周望亦謂乃弟，余輩誇張五泄過當，奈中郎笑話何？獨靜虛以爲不然。頃之，至青口，遊人趨狹巷中，綫路百折，窮而忽開，潭水冷冷縈壁行，山皆純石，峯稜怒立。一壁上有古木一株，土人云是沉香樹，一年一花，猿猴所不到。映山紅有高丈許者，紅白青綠，燦爛如錦。因相顧大叫曰：「奇哉！得此足償路債，不怕中郎彈射也。」靜虛曰：「未也，爾輩遇小小丘壑，便爾張皇如是，明日見五泄，當不狂死耶？」余與公望聞之喜甚，跳躍沙石上，馳而至五泄寺，日晏矣。茶竟，偕至澗濯足。兩山相迫，疑將頽壓。石骨如水澆，鐘懸屏削，筍笛戈森，狀態甚詭。

周望顧余曰：「何如西湖？」余曰：「此仙姝，奈與冶淫論色澤耶。」溪旁天竹成林，將至白井，遇一皓鬚人，云前山有虎，同行者皆心動，尋舊路而還。

五泄二

五泄水石俱奇絕，別後三日，夢中猶作飛濤聲，但恨無青蓮之詩，子瞻之文，描寫其高古瀆瀆之勢，爲缺典耳。石壁青削，似綠芙蓉，高百餘仞，周迴若城，石色如水浣淨，插地而生，不容寸土。飛瀑從巖顛挂下，雷奔海立，聲聞數里，大若十圍之玉，宇宙一大奇觀也。因憶會稽賦有所謂「五泄爭奇於雁蕩」者，果爾，雁蕩之奇，當復如何哉？暮歸各得一詩，余詩先成，石簣次之，靜虛公望子公又次之。所目既奇，詩亦變幻恍惚，牛鬼蛇神，不知是何等語。時夜已午，魑呼虎號之聲，如在牀几間。彼此諦觀，鬚眉毛髮，種種皆豎，俱若鬼矣。

上文從四十卷本，解脫集作「觀第五泄記」，文句亦異，今全錄之。

從山門右折，得石徑，數步聞山雷聲，心悸。山僧曰：「此瀑聲也。」疾趨度石罅，見石膏削，不容寸膚，三面皆鄂立，瀑行青壁間，撼山掉谷，噴雪直下，怒石橫激如虹，忽捲掣折而後注，水態愈偉，山行之極觀也。遊人坐歛巖下望，以面受沫，乍若披絲，虛空皆緯，至飛雨瀉崖，而猶不忍去。暮歸各賦詩，所目既奇，思亦變幻，恍惚牛鬼蛇神，不知作何等語。時夜已午，魑呼虎號之聲，如在牀几間。彼此諦觀，鬚眉毛髮，種種皆豎，俱若鬼矣。

五泄三

一三四等泄，俱在山腰，五級而下，飛濤走雪，與第五泄率相類，山路甚險巖。余等從山顛下觀之時，新雨後苔柔石滑，不堪置足。一手拽樹枝，一手執杖，踏人肩作磴，半日始得那一步，艱苦萬狀。山僧云：「自此往富陽，便是平地，不復下嶺。」五泄或作五雪，亦佳。

## 躡響鐵嶺至洞巖記

從響鐵嶺下觀路甚巖。新雨石滑，披藤杞而行，跬移寸折，踰刻始達。兩岫卷石而澗，蘿木翳蔽，下停黛碧，四瀑洶湧，行了見雷奔電布，不復如昨矣。嶺與紫闔接，一帶皆平曠，林泉蒼鬱，稻畦被野，初意峭壁之上，當爲銳爲釜，不意乃得花源村也。錯愕而行，約十餘里，漸下，良久至洞巖，山僧設炬以導。洞門空闊，初時若夏屋，少進，徑微仄，凡三四折，至盤口，極小，遊人皆貼地行。炬煙大作，淚出如雨。偶思先輩有言，入洞爲烟所困者，心懼，乃各退出。唯靜虛疾進，過嶺四五，至洞深處，爲澗所隔，始返。徐文長曰：「洞巖寄於陰，五泄寄於陽，而七十二峯兩壁夾一壑，時明時幽，時曠時逼，寄於陰陽之間，」數語得之矣。

## 玉京洞

玉京去五泄二十餘里。洞門空闊，初時若夏屋，少進，徑微仄，闊復如前。洞中形似蓮花，人物之屬甚多。凡三四折，至一孔，極小，非匍匐不能入。余與二陶皆貼地而行，炬煙大作，眼淚如雨，偶思前輩有說，入洞爲烟熏殺者，心懼，乃各退出。唯王靜虛與吳縣一阜隸，拚命疾進，過嶺四五，至洞深處，爲澗所隔，不能度，始歸。

## 初至天目雙清莊記

數日陰雨，苦甚，至雙清莊，天稍霽。莊在山脚，諸僧留宿，莊中僧房甚精，溪流激石作聲，徹夜到枕上。石篁夢中誤以爲雨，愁極遂不能寐。次早山僧供茗糜，邀石篁起。石篁嘆曰：「暴雨如此，將安歸乎？有臥遊耳。」僧曰：「天已晴，風日甚美，響者乃溪聲，非雨聲也。」石篁大笑，急披衣起，餽茗數碗，卽同行。

## 天目一

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，由莊至顛，可二十餘里。凡山深僻者多荒涼，峭削者鮮迂曲。貌古則鮮妍不足，骨大則

玲瓏絕少。以至山高水乏，石峻毛枯，凡此皆山之病。天目盈山皆壑，飛流淙淙，若萬疋縞。一絕也。石色蒼潤，石骨奧巧，石徑曲折，石壁竦峭，二絕也。雖幽谷懸岩，菴宇皆精，三絕也。余耳不喜雷，而天目雷聲甚小，聽之若嬰兒聲，四絕也。曉起看雲，在絕壑下，白淨如綿，奔騰如浪，盡大地作琉璃海，諸山尖出雲上若萍，五絕也。然雲變態最不常，其觀奇甚，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。山樹大者，幾四十圍，松形如蓋，高不踰數尺，一株直萬餘錢，六絕也。頭茶之香者，遠勝龍井，筍味類紹興破塘，而清遠過之，七絕也。余謂大江之南，修真棲隱之地，無踰此者，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。宿幻住之次日，晨起看雲，已後登絕頂，晚宿高峯死關。次日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。數日晴霽甚，山僧以爲異，下山率相賀。山中僧四百餘人，執禮甚恭，爭以飯相勸。臨行諸僧進曰：「荒山僻小，不足當巨目，奈何？」余曰：「天目山某等亦有些子分，山僧不勞過謙，某亦不敢面譽。」因大笑而別。

天目二

天目之山，敞于幻住，奇于立玉，險于獅子巖，幽于活埋菴。菴小而飾，竹石皆秀，面峯奇削，廣不累丈，遊人行刀脊上，髮皆豎。峯顛老松，偃石側出。周望緣而上，坐其榦，余謂「陶王孫」今卽真矣。周望身羸瘦，故有此戲。獅子巖架壁爲閣，下臨無地，巨木繡壁如非，飛巖怒壑，不可盡狀。立玉骨色類湖石，一峯拔地立，玲瓏纖峭，高千餘級。四面石壁刻露，攢青簇黛，似有高手堆疊而成。米南宮所謂秀瘦皴透，大約其體石之變幻奇詭者也。峯腰板屋二間，一頭陀坐其中，縣破瓦釜，壁間掛一烟黃本，其行脚時所著論也。行迫，未及問其名字。從立玉至此，徑甚險，而臨絕崖，梯級而下，不容半趾。一老人從平路望，兩足酸楚，遂不能步。幻住卽中峯道場，景尤空闊，諸峯奇態，畢供眼前。從山足至此，可十餘里。由幻住而上，山愈高峻，然佳處皆在山半，好事者若遊至，再抵幻住，便可息足矣。

聽響水石記

石在天目山半，靜而聽之，中有流水聲，韻致清遠，名響水石。石高二丈餘，廣倍之色，冷而骨遒，可補石譜之闕。

### 齊雲

齊雲天門奇勝，巖下碑碣填塞，可厭耳。徵人好題，亦是一僻。任其土者，薰習成風，朱書白榜，卷石皆徧，令人氣短。余謂律中盜山伐鑿，皆有常刑，俗士毀汚山靈，而律不禁，何也？佛說種種惡業，俱得惡報，此業當與殺盜同科，而佛不及，亦是缺典。青山白石，有何罪過？無故黷其面裂其膚，吁，亦不仁矣哉！五老峯萬人緣石皆好，而微乏秀潤，山骨亦不嶮，以茲不耐久觀。然使道院少作數間，官府不常至，碑文漸落，石苔漸長，白嶽之神不靈，不百餘年，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。同遊爲梅季豹、陶周望、潘景升、方子公、僧碧暉及章季二生、五宿而後行。

上文從四十卷本解脫集作「齊雲巖記」，與上篇各異，今全錄之。

齊雲山以瑰奇甚，懸巖飛谷，布滿饜壑間。天門石罅一道，尤爲勝絕，獨碑碣填塞，可厭耳。徵人好題，亦是一僻。朱書白榜，卷石皆徧。余謂律中盜山伐鑿，皆有常刑，俗士毀汚山靈，而律不禁，何也？青山白石，有何罪過，無故黷其面裂其膚，吁，亦不仁矣。彌陀巖五老峯石皆突兀，而微乏秀潤，山骨亦不嶮，以茲不耐久觀。然使道院少作數間，官府不常至，碑文漸落，石苔漸長，白嶽之神不靈，不百餘年，齊雲庶幾可復舊觀矣。

### 石橋巖

石橋巖略似天門一帶，而門稍闊，去齊雲二十五里。遊之日，天甚昏黑，各攜雨具去。及歸，竟不雨，同行半道歸者，皆大悔懊。

### 宿落石臺記

下齊雲，乘筏沿溪，至落石臺。石墮溪水邊，倚絕壁，可布一席。岸上僧彌，絕無好事者。聞客來，皆閉門。近巖一牆

字甚精，余顧石竇曰：「此地可闌入，不須更問主人也。」拉石竇入，諸客亦逡巡入。溪光山翠，錯雜几案。二少年出揖，貌甚清。客曰：「此會稽陶先輩也。」二少年踴躍復揖，治酒闌上，與之商舉子業，至丙始休。溪聲徹夜鳴，如萬松聲。次早二少年索詩及題額，余名其闈曰「溪聲」，石竇曰：「此余天目所夢之雨也。」因名其齋曰「夢雨」，各作詩二章遺之。

### 新安江行記

新安江清徹見底，峯巒翠疊，隱隱見水中，時有突出波面者，嵌空如湖石。江行之一快也。江爲山所夾，東流千里，石濤迅速，目所注視，輒不能了。而山喜爲回合，數步一轉，前舟莽莽，忽如入壁，折而隨之，乃知其爲竇也。或云水東而山扁，其地不得不蓄。余謂孫吳時，每以置流人，謂其地礪礪荒瘦，彼時山川固已如此，夫今之匝地而商者，誰非徵也？水行舟楫，陸行車輓，捲江海而注之微，而其俗又皆織奮力作，雖山不折江不縈，遼甯不富也。徵人近益斌斌，算縉料籌者競習爲詩歌，不能者亦喜著圖書及諸玩好，畫苑書家，多有可觀。獨矜習未除，樂道訟而愧言窮，是爲餘結耳。官舟脆薄可駭，灘水方發，迅捷之極，凡二日至嚴，其山川道里之詳，不得而志之矣。

### 釣臺記

登釣臺之日，天已昏黑，燒竹讀壁間詩。館人云山間有虎，余等興發不可止。至半嶺，導者云：天黑草深不辨徑，踟躕乃下。坐石上，與石竇論子陵人物。余謂子陵知不可用而不用者也。當新莽之世，天下崩潰，騁捷足而攀麟鬣，此亦志士一時，翁何戀戀一卷石也？或曰：「子陵者，其高義不屑爲故人臣，而其英傑之氣，凌凌厲厲，亦決然非人臣度也。夫義不臣故人，當時首事者，不盡故人也。氣不爲人臣，方賊臣貫盈，逐失鹿而獵漢家已溺之鼎，此其辭亦直，名亦正。且光武何人也？英雄不世出之主也。當羣雄相角，文叔急士之心，如渴求水，故人誠可用，其所以物色尋



求者，豈待卽位後哉？知不可用，故待故人者止於諫議，知故人之必不爲我用，因而以虛名與之也。故寵之以足加帝腹，嚴翁之爲人，不能出光武之目明矣。」石簣曰：「如子言，子陵一庸人耳，何足道。」余曰：「不然，子陵以無用爲用者也。知其無用而不用，此識勝也。不求用人，雖欲用我而不可得，此才勝也。故才與識，一者不至，未有能隱者也。不然，旣不知己之無用，又不能堅己不用之心，以自全其不可用，此殷種種放之流，所以聲名不終，而隱顯俱失者也。其視子陵品格，何止天淵哉！」

### 釣臺

釣臺兩石相對，高百餘丈。不知當時用幾許竿，釣得幾許魚也。嚴公無用，與此臺何異？然其壁立千仞，傲視人主，不願俊絕，亦與石頭等矣。

### 遊盤山記

盤山外骨而中膚。外骨，故峭石危立，望之若劍戟熊虎之林；中膚，故果木繁，而松之挾石罅出者，歛嶽虬曲，與石爭怒，其幹壓霜雪不得伸，故旁行側偃，每十餘丈，其面削不受足，其背坦，故遊者可迂而撻。其石皆銳下而豐上，故多飛動，其疊而上者，漸高則漸出，高者累數十尋，則其出必半仄焉，若半圮之橋，故登者慄。其下皆奔泉，天矯曲折，觸巨細石皆門，故鳴聲徹晝夜不休。其山高古幽奇，無所不極。述其最者，初入得盤泉，次曰懸空石，最高曰盤頂也。泉莽莽行，至是落爲小潭，白石卷而出，底皆金沙，纖魚數頭，尾鬣可數，落花漾而過，影徹底，忽與之亂。游者樂釋衣，稍以足沁水，忽大呼曰奇快，則皆躍入，浚胸，稍沂而上，踰三四石，水益譁，語不得達。間或取梨李擲，以觀旋轉奔舞而已。懸空石數峯一壁，青削到地，石黏空而立，如有神氣性情者。亭負壁臨絕澗，澗聲上徹，與松韻答。其旁爲上方精舍，盤之絕勝處也。盤頂如初抽筍，銳而規，上爲寧緒波，日光橫射，影落塞外，奔風忽來，翻雲抹海，佳足不得久，

乃下。迂而僻，且無石級者，曰大門開。從髻石取道，闊似掌，山石礙右臂，左履虛不見底，大石中絕者數。先與導僧約，遇絕險，當大笑，每聞笑聲，皆膽落。捫蘿探棘，更上下僅得度。兩巖秀削立，太古雲嵐，蝕壁皆翠。下得枰石，方廣可几筵。撫松下瞰，驚定乃笑，世上無拚命人，惡得有此奇觀也。面有洞嵌絕壁，不甚闊，一衲攀而登，如獼猴，余不往，謂導僧曰：「上山險在背，肘行可達。下則目不謀足，殆已將奈何？」僧指其凸曰：「有微徑，但一壁峭而油，不受履，過此雖險可攀，至春，迂之即山行道也。」僧乃跳，蛇矯而登，下有以繩，健兒以手送余足，腹貼石，石膩且外欹，至半體，良久足縮，健兒努以手從，遂上。迨至春，始昨指相賀，且相戒也。峯名不甚雅，不盡載，其洞壑初不名，而新其目者，曰石雨洞，曰慧石亭。洞在下盤，道聽澗聲，覓之可得。石距上方百步，纖瘦豐妍不一態，生動如欲語。下臨飛澗，松鬣覆之如亭，竅可憑，坐可茵，閒可侶，故慧之也。其石泉奇僻，而蛇足之者，曰紅龍池。其洞天成可菴者，曰瑞雲菴之前洞，次則中盤之後嶺也。其山壁窈窕秀出而寺廢者，曰九華，頂不果上，其刹宇多不錄。寄投者，曰千像，曰中盤，曰上方，曰塔院也。其日爲七月朔，數得十。借游者，曰蘇潛夫，小修，僧死心，寶方，寂子也。其官於斯而以舊雅來者，曰鍾刺史君威也。其不能來，而以書訊且以蔬品至者，曰李郎中酉卿也。

## 遊紅螺嶮記

從葫蘆棚而上。燈始危，天始夾，從雲會門而進，山始巧始纖，水始怒，卷石皆躍。至鐵鎖灣險始酷。從灣至觀音洞仄而旋，奇始盡。山皆純鐫，剖其中爲二壁，行百餘步，則日東西變，數十步，則嶺背面變，數步則石態貌變矣。壁鄂立而陰，故不樹，瘦而態，故不膚，亦不頑。蛟龍之所洗滌，霜雪之所磨鏤，不工而刻，其趣乃極。竇中多老衲，或居至八十餘不下，閉客卒，則齏出觀。導者曰：「老未見冠履也。」問爲青曹，則曰：「是余宗主。」笑而合其目，亦如余之見。此山此石也。山中非採藥樵薪人不至，故不著。奇僻之士，遊小西天上方者，日取道焉，而遺之隄前，是可嘆也已。

## 滿井游記

燕地寒，花朝節後，餘寒猶厲，凍風時作。作則飛沙走礫，局促一室之內，欲出不得。每冒風馳行，未百步輒返。廿二日，天稍和，偕數友出東直，至滿井。高柳夾堤，土膏微潤，一望空闊，若脫籠之鵝。於是冰皮始解，波色乍明，鱗浪層層，清澈見底，晶晶然如鏡之新開，而冷光之乍出於匣也。山槽爲晴雪所洗，娟然如拭，鮮妍明媚，如倩女之鬢面，而鬢鬢之始掠也。柳條將舒未舒，柔梢披風，麥田淺鬣寸許，遊人雖未盛，泉而茗者，壺而歌者，紅裝而蹇者，亦時時有。風力雖尙勁，然徒步則汗出浹背，凡曝沙之鳥，呷浪之鱗，悠然自得，毛羽鱗鬣之間，皆有喜氣。始知郊田之外，未始無春，而城居者未之知也。夫能以遊墮事，而瀟然於山石草木之間者，惟此官也。而此地適與余近，余之遊將自此始，惡能無紀，己亥之二月也。

## 遊高粱橋記

高粱橋在西直門外，京師最勝地也。兩水夾堤，垂楊十餘里，流急而清，魚之沉水底者，鱗鬣皆見。精藍棋置，丹樓珠塔，窈窕綠樹中。而西山之在几席者，朝夕設色以娛遊人。當春盛時，城中士女雲集，縉紳士大夫，非甚不暇，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。三月一日，偕王生章甫，僧寂子出遊。時柳梢新翠，山色微嵐，水與堤平，絲管夾岸。跌坐古根上，茗飲以爲酒，浪紋樹影以爲侑，魚鳥之飛沉，人物之往來以爲戲具。堤上遊人，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，皆相視以爲笑，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，喧囂怒詬，山情水意，了不相屬，於樂何有也。少頃，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，呼而下，與之語，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。

## 抱甕亭記

伯修寓近西長安門，有小亭曰抱甕，伯修所自名也。亭外多花木，正西有大柏六株，五六月時，涼蔭滿堦，暑氣

不得入。每夕陽佳月，透光如水，風枝搖曳，有若浪紋，衣裳牀几之類皆動。梨花二株甚繁盛，開時香雪滿一庭。隙地皆種蔬，瓜棚藤架，蔥路非畦，宛似村莊。小奴青泉負甕，白石注水。日夜澆灌不休，面貌若鐵。稍暇，則相與宴息樹下，觀其意，殊樂之，無所苦。凡客之至斯亭者，觀夫枝葉之蒼鬱，乳雀之哺子，野蛾之變化，胥蝶之遺粉，未嘗不以為真老圃也。而是時伯修方在講筵，先雞而入，每下直之時，眼中芒生，稍一假寐，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。頭膠枕上，欲起不得，兒童以熱水拭面，乃得醒，看書如在露中，嘗自笑以為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有此圃也。宏初入亭甚適，既見兄勞頓，心竊苦，已而愀然曰：「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。」當余初第時，攝衣屏息，僂僂門屏下，與諸弟子問業於此者，不知其幾。屐齒之跡，猶在門限。卷珠未燥，而先生已為遷客，羊腸路險，吾末如何。蓋宏返覆于此，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。伯修殆將歸矣。

文漪堂記

余既僦居東直之房，潔其廳右小室讀書，而以徐文長所書「文漪堂」三字扁其上。或曰：「會稽水鄉也。今京師尊塵張天，白日茫昧，而此堂中無尺波一沼之積，何取於漣漪而目之？」居士笑曰：「是未既水之實者也。夫天下之物，莫文于水，突然而趨，忽然而折，天回雲昏，頃刻不知其幾千里，細則為羅縠，旋則為虎眼，注則為天紳，立則為嶽玉，矯而為龍，噴而為霧，吸而為風，怒而為霆，疾徐舒蹙，奔躍萬狀，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，水也。夫余水國人也。少焉習於水，猶水之也。已而涉洞庭，渡淮海，絕震澤，放舟嚴灘，探奇五泄，極江海之奇觀，盡大小之變態，而後見天下之水，無非文者。既官京師，閉門構思，胸中浩浩，若有所觸。前日所見澎湃之勢，淵洄淪漣之象，忽然現前。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軾諸公之編而讀之，而水之變怪，無不畢陳于前者。或束而為峽，或迴而為瀾，或鳴而為泉，或放而為海，或狂而為瀑，或匯而為澤。蜿蜒曲折，無之非水。故余所見之文，皆水也。今夫山高低秀冶，非不文也，而高

者不能爲卑，頑能不能爲媚，是爲死物。水則不然，故文心與水機，一種而異形者也。夫余之堂中所見，無非水者。江海日交於庭前，而子不知，子則陋矣，余堂何病焉？」

### 崇國寺遊記

時己亥之上巳日也。先是期，伯修照素升伯，脩禊西門外水邊，以風沙作，遂止崇國寺。而是日王章甫與三弟，適會文於此，耐笑竟日，皆相視以爲春來第一醉也。寺僧引觀姚少師像，姿容瀟灑，雙睛如電光之燦。像贊蓋本色衲子語，少師自題也。過番僧舍，觀曼殊諸大士變像，藍面豬首，肥而矮，遍身帶人頭，有十六足駢生者，所執皆兵刃，形狀可駭。僧言烏斯藏所供，多此像，因談彼國風俗，及道里險遠之狀。大率烏斯藏諸國，以中國最下茶爲國寶，市物皆用之，黃白金反滯不得行。國無稻，所食皆麥菽。數十里一君，如中國之郡邑，然僻陋儉苦之鄉也。時伯修照素，以詰旦上直先去，余等談易至丙夜，錄穎疊出，幾不欲歸。以從者夜寒待久，不得已乃還。

### 良鄉三教寺記

庚子八月，余以使事過良鄉，遲三弟中道不至，寄居東關外。偶同客步小石岡，過塔灣，村店四十餘家，墟烟盡處，碧瓦參差。路人曰：「三教寺也。」遂扃扉，良久，履聲則則從內出。一僧面癯而鬚，髮寸餘不剪，對客語甚健。問之，曰：「江夏僧體空也。」余因謂「荒街絕侶，飛埃蔽道，馬驢丁丁之聲，窮晝夜不絕，喧囂荒惡，奈何菴此？」僧曰：「余本行脚老頭陀，自入燕來，晝則挾冊講肆，夜則牆間樹下，剪爪無工，何暇謀室。憶往歲曾與數間士，出道此鄉，饑渴困乏，風霰交至，乃至求一孟飯不得，求一椽地暫止亦不得，饑瘡內逼，寒鬼外虐，酸苦之際，此願勃發。僧自是乞得一笠地，編茶棚半間，以待十方衲子。七八年間，賴諸侍中大檀之力，遂成精藍。北參南詢之侶，至者如歸，官郵之使，絡繹於門，湯茶之供無甯晷，轆轤之聲，從鳴鷄達丙夜不休，此山僧藉手諸檀信之惠，以了行脚一念者也。地之

喧寂，不暇計也。余周視殿廡禪室僧廊，備體而微，凡叢林中所宜有者，無不具。因嘆曰：「賢哉僧也。使天下之爲僧者皆如汝，天下之爲儒與道士者皆如汝，郡邑之中，利宇相望，貯廩以待饑，空室以伺往來，仁讓相先，貧富相助，何至使凶年有溝壑之民，有司持籌展轉不及也。今道士之纖蓄不足論，余儒者也，一錢不與，文曰儉德，但懼傷惠，不恤傷忍；懷市井錐刀之心，背先聖立人之教，溝中之瘠，甯復掛念。嗟呼！余之媿汝多矣。」體空名某。檀信名例書碑陰，不具載。

### 入東林寺記

江州半日程抵東林，石路縈折，然猶未當山足。遠公輿而菴之，宗雷陶謝，疊足而崖竇之，雖微佳山水，固已心折。殿前藕池，耘爲稻畦，數年前忽秀白蓮一枝，妄意六時堂中人，當有來者，此一時也。茶竟，聽泉石上，遇其泓則漱，嶼則坐。不覺至西林，時微雨，山色爲雲所扇，稍露半髻。獨下雉諸巒，晴霞如彩，光射澄湖，冶波鱗鱗，西望良久乃去。

### 雲峯寺至天寺池記

雲峯寺而上，道愈巖，青崖邃谷，匝疊而行。絮而黏屨者曰雲，幽咽而風絃者曰淵，獨石而梁，一絲百尺，下臨千仞者，曰錦澗橋。纈紅縈碧，蜿蜒而導者，曰九疊屏，一名九旗峯。怒而兀忽，如悍夫之介而相怖者，曰鐵船峯。數里一息，芟崖而亭之者五，路嶽削杖而躋。遇泉則卷葉以酌，過試心石，望竹林寺後戶，泉韻木響，皆若梵唄。拜亭盡，梵剎出，上霄諸峯障而立，猶在天半。佛廡甚華整，覆以鐵，一溪漲綠，冷然墜下。稍定乃上文殊臺，俯盤鷹見背，千頃一杯。少焉雲縷縷出石下，繚松而過，若茶烟之在枝，乃爲人物鳥獸狀。忽然匝地，大地皆澎湃，撫松坐石，上碧落而下白雲，是亦幽奇變幻之極也。走告山僧，僧曰：「此恆也，無足道。」

### 佛手巖至竹林寺記

越石阜，度顛僂碑亭，東下爲佛手巖。石參差而出，如凍雲之覆，其溜爲泉，折而行，壁愈峭。洗苔觀竹林寺額，扣石長嘯，妄意其中有長眉鬚眉其人者，聞余嘯而出，庶幾遇之，攜其袂而去，不可得。既而笑曰：「羅漢可遇劉蒼鷹，家狗乃嚙其血，何必竹林寺前也。」余夢中屢感異景，嘗夢至一山，純玉，峯稜稜如珂雪。聖僧導余入，小修從山壁直度，不鏽亦不礙。壁盡，石匝空而城，廣博嚴整，遍鏤調御菩薩像。忽空中呼曰：「善才至，」貌可二十許。又呼曰：「二童子至，」嬰然兩孺也。又嘗夢過村居三官塚者，數峯歷歷，如以翡翠堆疊成，樹皆滑碧無葉，瑩若青珊瑚，趨而近，見洞，峯稍稍沒。余驚怪，忽見一黃羅幕，發之，諸峯見，一僧手梵夾坐。謂余曰：「此清涼近境也，盍偕往。」余踴躍馳呼，二修俱道旁立長耳跨之，駛將至洞，聖僧坐飛鳧出，大如鸚鵡，指余所跨者曰：「是亦能翔。」言既，肉翅張，忽數風盤旋從洞口出，光彩灑地，若有俟者。二修至，逡巡欲上，而雷聲發於簷，遂驚起。噫，余安知茲遊之不爲夢也，併記之。

### 由捨身巖至文殊獅子巖記

野性濇石，每登山則首問巉岩幾處，骨幾倍，膚色何狀。行莊途數十步，則倦而休，遇嶽嶽轉快，至遇懸石飛壁，下蹙無地，毛髮皆躍，或至刺膚躓足，而神愈王。觀者以爲與性命衡，殊無謂，而余顧樂之。退而追維萬仞一髮之危，輒酸骨至咋指以爲戒，而當局復跳梁不可制。宿天池之再晨，觀捨身巖，巖石偃而出，孤拳絕壑，一旦遂冠諸巖。而山中一少年儉稍解意，云其下有兩巖石更遒。旁僧退之曰：「徑迂且仄，不受履。」余大笑，趣之行。從舊道折而下，得支運，剪蘿躡洞中石，捫絕壁，更上下，得文殊巖。一壁皆怒石，砰躍空出，坐候泉熟，試匡茶。良久，俯危磴，更數盤，得獅子巖。石骨拗折，頽放已出，互相壓而少遜避者，遂爲菴址。鐵船峯當其面，紫鐔凌厲，兀然如悍士之相撲，而見其骨及鬪困力敵不如下，則皆危身却立，摩牙裂髻而望。大約三巖，皆以純骨及面峯峭削勝。而獅子巖最下，下不極

則石之怒不盡。鐵船之高，不能凌捨身巖而上，而獅子仰視其顛，巖與奇適相值。谿澗近，則鳴悲激，而石始活，獅子巖皆據其勝，是爲天池之絕景。君子之至於斯也，或未之見也，然路實不甚曠，遊者既不索，而山僧畏冠蓋，唯恐去之不速，是以不顯，余何幸得之。高僧徧融，嘗蒞獅子下三年，正其入悟之始。每橫一棒，坐巖口，行脚來則棒出之，竟無酬其機者。融公去，石落址遂蹇。巖之左存小室，梯而度，然荒寂甚，僧亦無復居者矣。

## 由天池險含嶧嶺至三峽澗記

當余初趨江州時，謫仙之飛瀑，小蘇之三峽澗，已奔注吾胸，如與闊友期將至。溯焉眄葦履之聲，喜其近而翻虞其滯。方過琵琶亭，問與人三峽口何在，皆曰不聞，山極於天池而已。至東林則問東林僧，僧曰：「聞之，然在星郡。」問其道，不知也。忽天池書記僧來迎，首舉以問。僧曰：「有路而削，從含嶧嶺達。」問其程，曰：「可四十里。」問嘗至否，曰：「聞老僧言其略，實未至也。」余笑曰：「爾導我遊，此山盡當挾爾去。」凡七日而窮其勝，遊竟，挾客行，歷層巒，面壁而上，數息，登含嶧之巔。長江泛瀲，濁波一綠，嶧湖清徹如片照，細見帆影。湖中諸嶺，或如蝕翠，或如砂斑之凸起，圓蒼所覆，目與之際，絲芬黍積，尺吳寸楚。少焉霧作，長風捲湖而來，心怖乃下。石削而無級，勢若走坂，不能自止。山程三十里，不當一長亭地，山趾平，乃輿數步一疊，錯行阡陌間。頃之，至棲賢廢址，山中人指綠疇而坦者曰：「故殿基。」石澗汨汨流，從徑左折，得玉淵潭。澗水奔流而下，展轉與大石觸，方怒。忽得平石，覆瀉數十丈，底規而末垂，水得盡洩。其屢張屢折之氣，遂悍然不顧，厲聲疾趨，而石斗疊，忽落爲潭，水勢不得貼石，則架空懸注，斜飛十丈餘，而後墜。虹奔電落，響震山谷間。潭面皆膩石，稍縱足則齒，其極無底。觀者皆目眩毛豎，不敢久立。溯澗而疊數折，得三峽橋，橋堅緻雄麗，其下清崖可席，相與酌泉而坐。稍定，沿溪行，巨石巍怪，或眠或立，湍水撼之一，澗皆咷號。稱激，輿毛泚草，咸有怒態。當其橫澗洶湧，雖小奚亦瞑目佇視，如與之鬪。忽焉石遜，涓然黛碧，觀者亦舒舒與與，不



知其氣之平也。余私以語客，歷試之良然，乃大笑。五老峯壓疊而下瞰，如與澗爭道。一日之中，耳窮於鳴泉，目眩於幽碧，舌燥於叫愕，踵蹙於促曳，是亦天下之至觀也。偕遊者倦甚，枕流水臥，而暮色欲來，以水潑之，亦不起。山僧設茗供一杯乃行。

### 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

廬山之面，在南康數十里，皆壁。水從壁罅出，萬仞直落，勢不得不森豎躍舞，故飛瀑多，而開先爲絕勝。登望瀑樓，見飛瀑之半，不甚暢。沿崖而折，得青玉峽，峽蒼碧立，匯爲潭。巨石當其下，橫偃側布，瀑水掠潭，行與石遇，潄而颯，不勝，久乃斂狂斜趨，侵其趾而去。遊人坐石上，潭色浸膚，撲面皆冷翠。良久月上，枕澗聲而臥。一客以文相質，余曰：「試扣諸泉。」又問，余曰：「試扣諸澗。」客以爲戲，余告之曰：「夫文以蓄入以氣出者也。今夫泉淵然黛泓然靜者，其蓄也。及其觸石而行，則虹飛龍矯，曳而爲練，匯而爲輪，絡而爲繩，激而爲霆。故夫水之變，至於幻怪翕忽，無所不有者，氣爲之也。今吾與子歷含嶠，涉三峽，濯澗聽泉，得其浩瀚古雅者，則爲六經。鬱激曼衍者，則騷賦。幽奇怪偉，變幻詰曲者，則爲子史百家。凡水之一貌一情，吾直以文遇之，故悲笑歌鳴，卒然與水俱發，而不能自止。」客起而謝。次日晨起，復至峽，觀香爐紫煙，心動。僧曰：「至黃巖之文殊塔，瀑勢乃極。」杖而往，磴狹且多折，芒草割人面，少進，石愈嶮，白日蒸崖，如行熱冶中。微聞諸客，皆有嗟歎聲。既至半，力皆憊，遊者昏昏愁澗，一客眩思返。余曰：「戀軀惜命，何用遊山？且而與其死於牀第，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。」客大笑，勇百倍。頃之躋其顛，入黃巖寺，少定，折而至前嶺，席文殊塔觀瀑。瀑注青壁下，雷奔海立，孤拳萬仞，峽風逆之，簾捲而上。忽爲橫曳，東披西帶，諸客請貌其似。或曰：「此鮫人輸綃圖也。」余曰：「得其色，然死水也。」客曰：「青蓮詩比蘇公白水佛跡孰勝？」余曰：「太白得其勢，其貌膚，子瞻得其怒，其貌骨，然皆未及其趣也。今與客從開先來，嶽削十餘里，上燥下蒸，病勢已作。一旦見瀑形

開神微，目增而明，天增而朗，濁慮之縱橫，凡吾與子數年淘汰而不肯淨者，一旦皆逃匿去，是豈文字所得詮耶。」  
山僧曰：「崖徑多虎，宜早發。」乃下，夜宿歸宗寺。次日過白鹿洞，觀五老峯，踰吳障山而返。

### 識廬山記後

登廬山之日，曰庚子六月朔。窮覽十日，足不停履，奇奧略見記中。遊而未入記者，曰大林寺，萬杉寺，金竹坪，黃龍潭，赤闕塔，火場，慈雲嶺，三塔菴，水口菴，衆僧塔，講經臺，烏龍潭，獅子林，青林，月天靜室，淨業堂，白雲林，擲筆嶺。遊而未果者，曰康王谷，三疊泉。偕遊者，曰漢陽王章甫，僧寶方，明空，程生。地主爲德化令楊君，楚人，甚賢。尾而不至，上山，過於潯陽舟中者，曰僧無念。其以使事竣舟行，偕諸公遊，且敘其事者，曰石公袁子也。

### 遊德山記

甲辰夏月，余與衲子寒灰，冷雲，雪照，及居士張明教，小僧習之，弟小修，習靜荷葉山中，約以秋涼入德山。至八月初旬，暑氣微減，小修入黃山，余適有便舟，遂偕諸衲行。十四日，發舟孟溪，十五夕，看月馬湖。湖與洞庭接，水光千里，生平看月，此爲雄快。十七日晨，抵德山潭下，江上望山如卷石，微見菁林，已薄岸行，得委巷，崖綠翳日，有丘焉，如覆鐘，樹蔽之，根猗獰若瘦臂。擎石而上，兩巒之凹爲澗，前則茉莉夫人鬼宮道也。塔院踞澗後，負高峯而面層壁，葱菁多古樹。院內外皆田，兩巒相讓而却，初讓爲湖，再爲院爲田，最後讓益甚，地益坦，兩山之勢益張，遂爲佛廬。入門多古杉柏，殿堂高廣，像設亦奇大，譬如阿房舊址。見者知其非漢以後帝王居也。從殿脅而右，多美箭，幽崖相蔽，折而上，即峯頂，頂有善卷壇，崖桂盛開，芳香襲一山。數敝字架其上，敗人意，幾欲下，而瞰壇上光景，意勃勃。從烈日下望，望復避，避復往，山翠水光，匝而繪之，使有佳士撤其冗室，間爲亭榭軒楯，固德山一絕景也。然山中勝處，山僧多不到，到亦不解。余與諸衲徧覽諸奇，如三桂林之幽敞可室，青蓮舍左崖可亭，法堂之小靜室多方竹處，可樹可開，

無論幽邃靜勝，其間百圍之樟，尺圍之篁，亦非他處所有也。山後面陽山，有地空閣，河流漲其前，直見雉堞田廬，烟嵐疊波而出，蒼而廬之，可置叢林。使德山法道再興，當不能舍此爲僧郵也。入德山二日，登覽略盡，兩龍君載酒來飲，極歡，盡三日夜乃罷。別後暑氣大作，遂坐山中與諸衲極談，慶快無量。至九月六日始入城，詣兩龍君。蓋此山乃鑑大師舊戰場，風柯水石，爭爲敷演，瞻其遺像，不覺鋒穎之頓利也。兩龍君者，長君超，孝廉；次君御，民部。與余兄弟有宿好，奇士也。

### 由河湫山至桃源縣記

余旣謝兩龍君，將解維，而君超忽來，盛稱花源一帶之勝。余曰：「此名蹟，不必佳山水，固佳也。」遂命舟，逆而上，君超從陸，是夕會於河湫山。次日重九登高茲山之顛。溪邊兩叢石，映綠潭，蒼翠下而席之，迫午乃行，夜泊桃源縣。山光散目，溪水激魚梁甚怒，起步學宮前，石砌百尺，平滑如水，月光照之，光景清澈。樓閣闔關，吞烟吐霧，是亦山縣之絕勝也。夜中與諸衲閒譚，余生長水鄉，百里無片石，見似丘者而喜矣。是邑何緣，偏占丘壑，豈山水報緣，亦有定業耶？諸衲不對，乃就枕。

### 由淥羅山至桃源縣記

江上望淥羅山如削成，頽嵐峭嶽，疑將壓焉。從此一帶，山皆飛舞生動，映江而出，水縵綠見底。至白馬江山益夾，水益束，雲奔石怒，一江皆飛沫，是爲浪光之天，山南卽避秦處。上桃花溪百步，從間道出後嶺，玄武宮其巔。宮甚敞，道士逐於門，指數奧僻處曰：某丹臺，某淪鼎池。余愛戀山色，若不欲記之。有碑焉，苔辭剝落，不可讀。道士閉目莊誦，如快小兒課魯論，不覺失笑。趨而出，見道傍古松，偃蹇有異態，爲之却行。又數折，得桃花觀，從左腋道入，竹路幽絕。一黃冠，簪筍皮，白鬚，兩頰如紅霞，疑其異人。余肅冠裾，將揖之，未數步，驪而前，余笑益不止。借遊者，以余爲暴

得佳山水，會心深也。觀周遭，皆層峯，淡冶入繪。觀前爲馳道，車馬馬足，略無歇時。截馳道而南，入桃花洞，無所有，唯石磴百級，蒼寒高古，若有人焉，而不可卽。余讀瞿童記，有云：「偶造佳地，見雲氣草木屋宇飲食，使人澹然忘情，不樂故處，此與竹林方廣何異？」蘇子瞻泥於殺鷄一語，遂以爲青城菊水之類，至退韓之洪景廬，益不足道矣。甚矣夫拘儒之陋也。出洞已昏黑，是夜遂宿水溪，去洞二里許。

由水溪至水心崖記

曉起揭篷窗，山翠撲人面，不可忍，遽趣船行，踰水溪，十餘里，至沙蘿村。四面峯巒如花，蘂纖苞濃，橫見側出，二十里內，秀萇開眉，殆不可狀。夫山遠而緩，則乏神，逼而削，則乏態。余始望不及此，遂使官奴息譽於山陰，夢得悼言於九子也。又十餘里至倒水巖，巖削立數十仞，正側面皆霞壁，有竇八九，下臨絕壑。一竇懸若黃腸者五，見極了。聞山中人云：「好事者乘漲倚艦，令健夫引繩而上，至則見有遺蛻，沉香爲棺，其言不可盡據。然石無寸膚，雖猿猴不能攀，不知當時何從置此。」又半里至漁僊寺，寺有伏波避暑石室，是征壺頭時所鑿，餘竇歷歷如僚幕。寺幽絕，左一小峯，拔地起若盆石，尖秀可玩。江光岫色，透露窗扉間。一老僧，方牧豕，見客不肅，問幾何衆，曰：「單丁無徒侶。」相與咨嗟而去。又數里至穿石，石三面臨江，鋒稜怒立，突出諸峯上，根銳而却，末垂水如照影，又若壯士之將涉石腹南北穿，如天闕門，高廣略倍，山水如在鏡面，綠青紫白，千里一規，眞花源中一尤物也。一客忽咳，有若甕鳴，余因命童子度吳曲，客曰：「止！止！否則裂石。」頃之，果有若沙礫墮者。乃就船，又十餘里，至新湘溪，衆山東水，如不欲去，山容殊閒雅，無刻露態。水至此亦斂怒，波澄黛蓋，遞相親媚，似與遊人娛。大約山勢回合，類新安江，而淡冶相得，略如西子湖。如是十餘里，山色稍粹，水亦漸洶湧，爲仙人掌。又數里，山舒而畦見，水落而灘見，爲仙人溪。既迫夜，舟人畏灘聲不敢行，遂泊於灘之渴石上。灘皆石底，平滑如一，方雪，因命小童烹茶石上。次早舟發，見水心崖如在畫

頭，相距纔里許。榜人踴躍，頃刻泊崖下。崖南逼江岸，漁網溪橫，露其趾，遂得躍波而出。兩峯骨立無寸膚，生動如欲去，或銳如規，或方如削，或欹側如墜雲，或爲芙蓉冠，或如兩道士偶語，意態橫出。其方者獨當溪流之奧，逾古之極。對面諸小峯，亦有佳色，爲之佐妍。四匝皆龍湫，深綠畏人。崖頂有小道房，路甚仄，行者股慄，數息乃得上。既登舟，不忍別，乃遶崖三匝而去。石公曰：「遊仙源者當以淥蘿爲門戶，以花源爲軒庭，以穿石爲堂奧，以沙蘿及新湘諸山水爲亭榭，而水心崖乃其後戶云。大抵諸山之秀雅，非穿石水心之奇峭，亦無以發其靈，如文中之有波瀾，詩中之有警策也。」君超又爲余言靈巖及諸山之幽奇甚多，要余再來，余唯唯。他日買山，當以此中爲第一義也。

### 華山記

凡山之名者，必以骨。率不能倍膚，得三之一，奇乃著。表裏純骨者，唯華爲然。骨有態，有色，黯而濁，病在色也。塊而粹，病在態也。華之骨，如割雲，如堵碎玉，天水烟雪，雜然綴壁矣。方而削不受級，不得不穴其壁以入。壁有罅，才容人，陰者如井，陽者如甃，如井者曰幢，曰峽，如甃者曰溝，皆斧爲銜以受手足，銜窮代以枝。受手者不沒指，受足者不盡踵，鐵索累千尋，直垂下，引而上，如黏壁之龜。壁不盡罅，時爲懸道，巨巒折折相逼，若故爲緼以嘗者。橫組者綴腹，倚絕匡行，足垂磴外，如面壁，如臨淵，如屬垣，撮心於粒，焉知鬼之不及夕也。長絙者搦其脊，匍匐進，危磴削立千餘仞，廣不盈背，左右顧皆絕壑，唯見深黑。吾形疊疊然如負甕，自視甚贅。然微風至，搖搖欲落，第恐身之不爲石矣。夫人所憑仗者手足，而督在目，方其在罅，目着暗壁，升則寄視于指也，降則寄視于踵也。目受成焉耳。罅盡而匡，目乃爲祟，眩於削爲栗，眩於深爲掉，眩於仄爲喘。愚者不然，心不至目故也。今乃知險之所以劇矣。余衣不蔽腰，下着窮袴，見影乃笑。登匡下望，攀者如猿，側者如蟹，伏者如蛇，折者如鶴，山之巖嶽乃至此，自恨無虎頭寫真筆也。踰仙人掌，折入石弄，北旋上，石滑而不殺，爲東峯。過坪躡匡，道尊持而中斷，爲南峯。度峯足蜿蜒上，石葉上覆而橫裂，爲西

峯；南峯踞兩峯之上，如人危坐而雙引其膝。下有土徑，異樹交絡，峽水鳴其間，峯頂各有池。如白如盆，如破甕，鮮碧澄澈，古松覆之。西峯石多鑿，乍視如未穩。南峯之背，有靜室，垂雙鐔，鐔盡爲鐔杙，以承板道。東峯南下爲衡叔卿博臺，鐔對懸，拓厓自達，皆奇嶮。

華山後記

從玉泉院至青柯坪，東西皆石壁。澗水縈洄出，踰張超谷，壁乃峭，至希夷峽。石忽具態，摩雲綴日，壓疊而上行。大石壘壘臥澗中，水不得直去，則躍舞飛鳴，與山爭奇於一罅之內。至青柯坪，西峯斗絕，出諸山，忽若屏息。奇者平高者俯，若童子之見嚴師，不知其氣之微也。西峯之奇，在水簾洞，遠視見竇，下有丹石，瀑布霏之。千尺幢而上，大奇則大嶮，小奇則小嶮，寸寸焉如弱夫之挽勁弩。至蒼龍嶺，千仞一脊，仄仄如銳龍之骨，四匝峯巒映帶，秀不可狀。遊者至此，如以片板浮顛浪中，不復謀目矣。然其奇可直一死也。若日月岩前方石，峭壁直上，止嶮耳。無他奇也。踰嶺路絕，折身反度，其嶮更甚，而不名者，崖不甚修也。過五將軍樹度橋，至通天門，嶮乃盡。山自仙人拇始爲獄，獄以內若自爲天地者。諸星曜平視得人間之半，其地微膚，長松檜，汚處齊雲臺峯頂，雲臺直北，當入幢時，猶干霄，諸峯之在雲臺下者，猶蟲蠹也。南上卽落鴈峯，千山環之，如羽林執戟。兒山皆奇峭，鋒鏑石林，一峯直背如輪，若與峯爭秀。渭水東行，與黃河合，下見樹影。東峯卽玉女峯也。祠玉女者，乃峯之一臂，所謂洗頭盆，亦渴而淺，而東峯有之。圓滑深潔，錫以盤名，亦稱西峯，最幽奧，石態生動，有石葉如蓮瓣，覆崖巔，其下有龜却立，昂首如欲行，蓋葉上物也，是卽所謂蓮花峯矣。玉井在峯足二十八潭，圓轉而下，瀑布上流也，恨不於雨後觀之。山壁樹如錯繡，鳥語從隙中來，云無鳥者誤。洞少天成，然整潔可居，廡舍亦有，而黃冠不至，歲一至，以館賓客耳。山靈之寂寞無侶可知矣。

華山別記

少時，偕中弟讀書長安之杜莊，伯修出王安道華山記相示。三人起舞松影下，念何日當作三峯客？無何，家君同侍御，龔公惟長從蒲坂回，云登華之青柯坪，險不可止，踰此則昌黎授書處。余私語中弟，近日于鱗諸公，皆違其幽，彼獨非趾臂乎？然心知望厓者十九矣。余既登天目，與陶周望商略山水勝處。周望曰：「聞三峯最勝，此生那得至。」後余從家君遊嶽上，有數納自華來，道其險甚具。指余體曰：「如公決不可登。」余憤其言，然不能奪。今年以典試入秦，見人輒問三峯險處。而登者絕少，唯汪右轄以虛，曹司理遠生，楊長安修齡，曾一至其顛。然面矜而口啞，似未嘗以造極見許也。余知華陰，與朱武選非二約，索犯死一往，既宿青柯坪，導者引至千尺澗，見細枝柴，其上頂如覆鐘，天際一隙，不覺心怖。因思少年學騎馬，有教余攀蠶燈籠者，心益怯，後有善馳者謂余曰：「子意在馬先，常恨霜蹄之不速，則馳驟如意矣。」余大悟，試之良驗，今之教余拾級勿下視者，皆助余怯者也。余手有繯，足有銜，何虞？吾二十年置而不去懷者，慕其嶮耳。若平莫如地上矣，安所用之捫級而登，唯恐嶮之不至，或坐或立，與非二道山中舊事若都不經意者。頃之越絕厓，踰溝，度蒼龍嶺，嶺盡至峯足，地稍平衍。余意倦，百步一休，從者相謂何前捷而後濫也？余曰：「陷危者以氣，喜一而怖十，絕在嶮也。怖一而喜十，絕在奇也。吾忘吾足矣，去危即夷，以力相角，此與卒之長，何有於我哉！」下脊乃躋南峯之顛，與非二席峯頭待月。是日也，天無纖翳，青厓紅樹，夕陽佳月，各畢其態，以娛遊客。夜深就枕，月光蕩隙如雪，余徬徨不能寐，呼同遊樗道人復興至顛。松影掃石，余意忽動，念吾伯修下世已十年，而惟長亦逝，前日蘇潛夫書來，道周望亦物故。山侶幾何人，何見奪之速也？樗道人識余意，乃朗誦金剛六如偈，余亦倚松和之。

### 嵩遊第一

度巖嶺，越鞞轅關，西北折入山坳，則少林寺也。少室截然橫其前，諸山懷之，天然回合，如有尺度。京洛之間，古

蹟廢盡，獨此寺猶存典型。日者過東都，覓故宮遺址，了不可識。詢李文叔所記名園亦無有。而伊闕兩崖，廢像殘碣，崩削苔蕪間，令人墮淚。此中差強人意，不復爲此寂寂嘆矣。樛道人曰：「今好事家所貴者，曰古，曰完，曰款識。山狩於虞，古也；霧窗雲窠，飛布崖壑，完也；隋唐以來，碑碣森列庭中，款識也。」堂頭僧曰：「道人欲置茲山於貫城市耶？請以一轉語酬價矣。」道人曰：「有大力者負之而趨。」余大笑。堂頭僧者，曹洞下兒孫主斯院者也。從院東西穿，詰曲磴道中，過甘露臺，有古樹，根如欹石，虛處如梁。已出寺，西折行，觀初祖影石，石白地墨繪，酷似應真像。老僧曰：「澗中自有此石，能爲水樹雲影。」余曰：「然，石以影重，遶摩之重，不以影，不以石，不以面壁，此中不須蛇足也。」已從菴後出，行三十餘盤，得初祖洞，洞中石如波卷不盡，五乳峯者數丈。已下山，度南嶺十餘里，得慧可覓心臺。臺形如盂，俯翠壁，下臨伊洛黃河，蒼莽行綠烟中。已歸院，遍歷軒除庖湏，休于丈室。顧樛道人語曰：「是中有余衣履跡焉。雲樹烟巒，若舊識者，余夢遊茲山久矣。」曉起出門，童白分棚立，乞觀手博。主者曰：「山中故事也。」試之，多絕技。欲登少室，無所得路，乃止。少室奇秀，迫跡不可見，遠乃行。修武道者，望若古鐘，仰出諸山上。從汝來者，唯見千葉芙蓉，與天俱翠，搖曳雲表而已。山四市皆壁，羣山翳其外，迫之乃不見巖，而見翳，遊人多不懌。夫豪傑之偶於衆也。凡才得肩而蔽之，及時地既遠，肩蔽者與腐草俱盡，而天下始望之若飛仙，獲其隻字以爲至寶，士患不特達耳。余數年前走南陽道，見遠翠干霄。土人曰：「九鼎蓮花寨也。」了不知所謂，及過嶢嶺，忽有舉此名者，始知所見在五百里外也。少室之秀特可知矣。

## 嵩遊第二

出東關里許，有皂巾而敝藍者，請曰：「由西華道耶？」余不解，及至嶽祠，從垣之西竄入，不覺一笑。祠在黃藍峯下，偏峯之左，東行數里，得澗，寂無人聲。蘆風水響，環繞山砦，沿澗而北，得山足。澗與山曲折，如月半弓，漸高得寺。



寺盡而廢，盧浩然舊居也。至今猶襲其姓。山至此忽兩分，如人張左右臂，當胸腹處，削壁千仞，恨虛而却，如割大瓊之半。水從又處出，初猶黏壁，霧雪紛飛，忽然墜空，千絲直下，激石爲屑，散布一澗。時方下春，日與烟相薄，而瀑澗之風復生，態其間正視不一色。去瀑十許步，巨石岌業，遊人各踞一石，望瀑而飲，回風忽射，稀點洒面，起立欲避，而雨脚已斜卷去。朱非二曰：「少時讀天台賦，知有瀑布，不知其奇麗如此。」問余，余曰：「三見之矣。見於五泄者，如奔電，其觀偉。見於黃岩者，如立玉，其觀逸。若夫蒼寒霏微，簾披綉曳，此爲最幽矣。」登封令傅元鼎曰：「嘗夏月雨後，經此，飛濤挂壁，激石倒立如柱，響震一山。」余曰：「然，古人謂夏山如滴，冬山如睡，瀑亦有之。夏瀑如怒，冬瀑如喜，此正盧君喜時也。」壁石多奇，或爲霞，或爲紺，或爲嵐，而根下有石數丈，雲槽洗出，其紋如刻畫。澗中多白石，墨浪界之，與影石相似，獨不能爲人物耳。澗西有小洞，容數人，其下流，峽中石几石龜石版，逾妍不一，與碧潭相映，爲山中絕景。

### 嵩遊第三

道陽城廢址，入會善寺，寺半圯，有泉冷然，及門而沒。西去數十武爲戒壇，頽禰敗砌，皆鏤隋唐佳句，人物山水，細入毫髮。石柱上有唐宋題名字極精，寺故魏孝文避暑宮也。唐以來習昆尼者居之，遂有壇。古碑刻完好者，菩薩戒經，大歷十三年協律郎高堅書。魏天平二年嵩陽寺碑，不著撰書姓氏。末云：唐麟德元年九月庚申，從嵩陽觀移來，乃知嵩陽古梵刹也。門之右，有大歷二年中書門下牒，其下勒代宗手勅二十二字，無一筆蝕者。碑陰勒戒壇記，汝洲刺史陸長源撰，河南陸郢書，隸法逾逸。戒壇西南麥畦中，有開元十五年道安禪師碑，廣平宋儋撰，兼書。末云：建塔僧破竈，損一字，蓋神僧破竈豎也。塔已荒，不可識，而碑尚可搨，今人但知戒壇寺茶榜，可發一嘆。山僧云：「古碑甚多，磨爲時貴，書且盡。」余自少林入嵩廟，閣碑如林，然耳目可及，或無他厄，數碑沈淪，恐不免，聊載之以俟永。

叔德甫耳。東過嵩陽宮，觀漢三柏，大者七人圍，皮如皴石，望之若山，幹不甚修者，土掩其本也。今宮之石柱猶存其一，掘三尺餘，乃見礎。古宮殿基，高常踰仞，柏之地，視堦不當高於基三尺也。柏之得封也，必以偉，在漢已爲故物，前此之積埃，又不知幾許。余意非去土數丈，不能盡其修偉也。舊志謂石上有韓文公題名，歐陽文忠公跋，遍覓無有。偶見石柱上，有宋人書崇甯三年三月十日，觀退之題，其半沒土，具畱求之，左方得邢和叔題名。右方有云：「余與子由，致試西洛進士畢，同遊二室諸寺，最後過天封精思，觀道子畫遂行，熙甯五年九月十日也。」其下不書款，又稱子由不以氏，語氣酷似大蘇。是時子由以忤安石，出爲河南府推官，而子瞻送杭州進士詩序有云：「熙甯五年，錢塘之士，貢于禮部者九人，十月乙酉，宴于中和堂。」公是年監試杭州，不應復至洛也。其人定佳士，當是西京教授王平甫輩耳。韓歐書竟不見，退之題最簡古，今載集中，郡邑志俱不收，韓集非僻書也。永叔跋其集古錄，郡志有之。永叔先後凡數至，其一與梅聖俞俱，卽跋中所云，登峯頂觀龍潭石記者也。其一與謝希深諸人俱，有見神清洞一事。希深書云：「師魯語怪，永叔子聰歌俚調，幾道吹洞簫，往往令人一笑絕倒。」至今數百載，如見其眉目也。野史載錢思公守西都，歐謝同在幕下，一日自嵩山歸，暮抵龍門香山，雪大集，忽烟靄中，車馬渡伊水，則思公遺廚，傳歌伎來，到，因傳語曰：「山行良佳，少留龍門賞雪，無遽歸也。」宋人風韻乃爾。柏之古豐碑，一與太室爭傑，其文不足言，書則徐浩八分體，字字生動欲飛，書家所云：「怒貌抉石，渴驥奔泉。」不虛也。東過崇福宮，宮荒寂甚，卽有宋諸賢所嘗提舉者，宮之左爲啓母石，石三丈餘，旁裂小石，事載淮南鴻烈，甚誕，而唐崔融啓母廟碑云：「漢臣之筆墨泉海，陳其令名，秦相之一字千金，敘其嘉應。」又引郭璞李形爲證，則謂真有其事矣。石之前，疊石爲門，其半已頽，右方有字，皆大篆，風雨蝕且盡，視元魏碑尤古，年號上隱隱一光字，而戶曹史某，及癸辛之間數字，尙可識。

## 嵩遊第四

古云：「華山如立，嵩山如臥。」二語勝畫，非久歷烟雲者，不解造是語也。然余謂華山如峨冠道士，振衣天末，嵩則眠龍而癯者也。登嵩之路，凡數處，從萬歲峯者，爲漢封故道。迂回二十餘里，至中峯顛下，視諸峯，危石削壁，或懸或仄，態貌奇古。因憶謝絳與梅聖俞書，所謂「玉女窗，搗衣石，八仙壇」者，按圖索之，去此當不遠，然石上無片字，從游百許人，無一人解者，可恨也。山顛一額室，側有古井，甚晶瑩，旱歲不竭。前復有小峯，疑即古封禪壇，規制亦敞，余問道士，此爲「峻極上院」。耶？道士茫然。余笑曰：「若得劉伯壽爲導，當無此苦。」元鼎問故。余曰：「野史載劉伯壽築室嵩山下，每登嵩頂，則於峻極中院發筆記歲月，登頂凡七十四次。伯壽蓋洛陽九老之一也。有妾名萱草，芳草，皆秀麗而善聲律。伯壽出入乘牛，吹鐵笛，二草以嘶笛和之，聲滿山谷。牛行卽行，牛止卽止，其止也，必命壺觴，盡醉而歸。嵩人以爲地仙云。」元鼎躍然曰：「公作嵩記，幸述此段，以爲太室佳話。」余諾之。稍東爲白鶴觀故址，背負三峯，左右皆絕壁。太熊諸山屏其前，橫者如案，擁者如髻，列者如眉，幽邃平遠，實太室之奧宅也。一松亭亭立，秀傑非常，觀廢已久。山中樹大於腕者，動遭翦伐，而此松獨存，殆有物護之。松下遺跡宛然，募童子能得片碣者，與百錢，得故瓦礫者，數錢，一時隸卒散盡，披荊求之，得古瓦數片，皆琉璃，龍其首，唯碣不可得。欲過別峯，而暝色已迫。余謂元鼎曰：「松間得一亭，旁構小室，遊者宿其上五日，始爲不負此山也。」山之奧處不必論，其指名者如韓公之龍潭，歐公之天門泉，范公之三醉石，皆不能以一日窮也。今之遊者，一宿少林，輿而過太室之前，至嵩廟天中閣，倚欄一觀，歸而向人曰：「吾已盡嵩山矣。」是尙未觀其膚也。東行里許，天昏黑，不可得舊道。從者曰：「從野豬坂下稍近，但嶮耳。」余笑曰：「嵩山無嶮，」乃杖策行崎嶇中，約十五里，至山足。是日曉出城，未至門百步許，見城外有白烟突起，以爲瀑烟也。頃之忽化爲環，大可數圍，直入雲際，不滅者久之。

### 嵩遊第五

石淙非嵩也，繫之嵩後者，水從東澗注，嵩之餘也。曉起見簷外絲雨，頗不快，倚軒瞻太室，翠色若滴，知非雨候也。馳而出東門，纖塵不起，翻以爲樂。過箕山，望許田塚，雲鱗鱗如欲圻。至測景臺，乃見日，折而東，倚澗行，山皆土阜，甚舒緩。將至石淙半里許，漸聞水聲。及至，一澗皆石，如稠林之筍，四顧不得寸膚，不知是石何時飛來，轉盼之間，向之士阜何處徙去也？石錯立波中，布置儼巧，四市之山宜高，則爲峯爲巖爲屏，若約吾日使不外見其樸也。中央之山宜平，則爲砥爲嶼，若以供吾布席置酒之用也。石之大者可坐十許人，小者可分棚角飲，飛簷走兕，近可手攬，遠可繩度也。當澗之衝，列三峯以拒水，水激其根，如懸如齒，斜飛正射，交注潭中，激以觀其怒也。壘石皆深潭，幽冷如黛，滄以觀其色也。至澗之下流，石忽自來，兩崖青壁削立，長可十餘丈，水至此如匹練，所以蓄其浩瀚，逸其奔放也。石之麗在壁，水之麗在峽，顧中央者，眩於欹危，不敢追視，則又爲洞於岸之南，人穿洞腹，出至唇而拓，水之深碧，石之奇峭，可以坐而收也。澗上之山，高者不過二十仞，卑者數仞。水可以步計，石可以笏計，然其勝爲箕穎之冠，其去太室也，二十里而遙。

遊驪山記

驪之山鬱然而青，而其水浩浩然鳴九衢也。古柏森森然翳東西嶺，故宮遺址，多不可識。山下之民，有雪顛而杖者，作而前曰：「民雖髦，猶彷彿憶之。」指其巋然而墳者曰：「是舉火臺，褒女之所笑也。」指其溫然而澄澈者曰：「是蓮花湯，明皇妃子之所浴也。」問山下之故壘曰：「是嘗錮三泉而聞七曜者，始皇帝之地市也。」余倚松四顧，蒼茫久之，乃披荒榛，踞危石，楚響而歌曰：「涓涓者流，與山俱逝兮。空潭自然，影不至兮。吁嗟乎茲山，崇三世兮。」歌竟，浴於長湯，遂登老氏宮，極于臺，東過石叢寺休焉。稍倦，假寐僧榻，忽有丈夫峨冠修髯，揖余而言曰：「吾子失言，夫山奚能崇？使吾幸而遇嚴匡諸君子，豈不亦嘉遊之藪，吾子謂九疊之屏，七里之灘，何遽出吾上耶？」又使

吾所遭者爲宣城孤山輩。騷壇之士，豔稱久矣。吾豈復戒吾姓也。余遽然覺，自悼言之失也。復喟然嘆曰：「異哉！天子之貴，不能與匹夫爭榮，而詞人墨客之隻字，有時爲山川之九錫也，異哉！今之處士，誰能入山，而爲水石所倚重者，吾當北面事之。」

### 遊蘇門山百泉記

舉世習以爲無益，而吾惑之，至損性命以殉，是之謂溺。溺者，通人所戒，然亦通人所蔽也。溺於酒者，至於荷鍤，溺於書者，至於伐塚，溺於禪者，至於斷臂，溺山水者，亦然。蘇門之登，至於廢起居言笑，以常情律之，則爲至怪，以通人觀之，則亦人情也。夫此以無妻子爲怪，彼亦以遠山水爲怪。各據其有，則遞爲富，彼此易位，抑更相若矣。嗣宗語意微涉牽率，棲神導氣，在山水間，爲俗談，置之勿答是已。及劃然長嘯，林谷傳響，眞意所到，先生曷嘗廢酬應哉？唯世無發其籟者，故不鳴也。曰：子何以知其溺？曰：以百泉知之。百泉蓋水之尤物也。吾照其幽綠，目奪焉。日晃晃而爍也，雨霏霏而細也，草搖搖而碧也，吾神酣焉。吾于聲色，非能忘情者，當其與泉相值，吾嗜好忽盡，人間妖韶，不能易吾一盼也。嗜酒者不可與見桑落也，嗜色者不可與見嬋施也，嗜山水者不可與見神區奧宅也。宋之康節，蓋異世而同感者，雖風規稍異，其於棄人間事，以山水爲殉，一也。或曰：「投水之不怒，出而更笑，毋乃非情？」曰：「有大溺者，必有大忍，今之溺富貴者，汨沒塵沙，受人間摧折，有甚于水者也。抑之而更拜，唾之而更諫，其逆情反性，有甚于笑者也。故曰：忍者所以全其溺也。」曰：「子之於山水也，何以不溺？」曰：「余所謂知之而不能嗜，嗜之而不能極者也，余庸人也。」

# 場屋後記

乙亥日放榜，榜中多名士。爲父子者一，兄弟者三，叔姪者二，不與宴者，十有二人。

丙子，宴於秦藩。樂七奏，雜以院本北劇跳舞。

丁丑，揚侍御伯芳招飲王孫西園。園有池，綠葉亭亭，疊石爲山，石骨淨綠，亦有墨者，白浪隱隱可數，大約如長公雪浪石，而黝色倍之。是日晨起過行省，看定官石。

戊寅，汪右轄以虛暨藩臬諸公，邀飲郭西金勝寺。寺去城五里，規制甚敞，臥佛長三丈餘，衣摺古雅。右一小亭，有石佛一軀。僧云：「掘田中得者。」神骨清絕，石色潤如玉。寺僧不梵唄，而能擲彈，僧雛數十輩，按節而歌。亦復嫻嫻。

己卯雨，先是藩臬諸公，約至曲江，辰後雨甚，移尊文昌閣。晚霽，山色尤佳。因憶浪仙詩：「陰蟲一以掃，浩翠流國門。」大是實景，時九月一日也。

庚辰，秦藩招飲東園，東園齋室雖華整，不若西園之饒水石。池旁太湖石一，甚妍巧，從九龍池移來者，沉香亭舊物也。飲罷，從西門出。

辛巳，雨中偕朱非二，汪以虛，段微之，觀薦福塔，邂逅顧小侯所建。所建自甯夏來，暫憩此，遂拉與俱。南至慈恩寺，觀唐人題名，宋蹟僅有存者。東南至曲江，江已畦，遺迹宛然。西南至韋曲，雨益甚，聞所謂仇家莊，仲弓仁墓，皆無有。下勳蔭坡，昏黑，至牛頭寺，宿西軒，談至丙夜。

壬午，雨益甚，泥及馬腹，顧小侯遂還。千畦交流，景益幽奧。南山時一見，如隔羅幃，東過杜曲，越華嚴寺，沿陂多

小利不及觀。東次興教寺，古木蔽翳，下瞰樊川，及少陵神禾諸原，烟水花木，絕類江南，雨中望南山，不甚了了，以爲恨。以虛出所攜羅漢卷，及宋仲珩篆書金剛經求跋，余信筆書其後。時秦藩所遣中使及優兒與俱，遂置酒寺之西軒。迫暮雨止，禮英法師，及西明慈恩三大士塔，命工揚其碑，夜宿僧寮，覺有寒氣。

癸未，曉起，雨霽，草草拂沐，卽呼童子持交牀，至山門外，望南山千峯堆雪，如在几案。僧云：「夜來寒時，正其雪也。」寺與玉案峯正對，天池在峯下，見其房宇炊煙。是日新晴，遊興益勃勃，諸公謂石滑，不及登五臺，若天池固可望而盡也。飯罷，出興教寺，從登玉峯軒故址，望南山益近，草木可數。以虛圖復是軒，比至樂遊原拜杜陵，飯于九龍池，入城。

甲申，偕朱非二出城北，觀含元殿遺址，延安司李曹徵庸，臨洮司李王良佐，長安令楊鶴與俱。西行十餘里，次漢城，觀未央宮舊基，以虛聞之，亦飛輿來，縱談久之。

己酉，謁辭先聖，入碑洞，遍觀漢唐石刻。

丙戌，北還，楊侍御餞於東樓，藩臬諸公餞於九龍池，過灞橋，已昏黑矣，暮宿臨潼。

丁亥，與非二登高驪山。是日晴甚，萬里無翳織。辰後浴湯泉，碧砌如古玉，苔光照人，所謂玉環池也。稍北爲華清宮舊址，有大鐘仆地，不見款識。又有玉女池，洗頭池。女池古石甃砌，縹碧可愛，玉女一名星辰湯，溫泉發源處也。有殿礫，石潤潔，疑卽范陽白石，當是祿山石蓮花並進者也。山間多古柏，盤旋而上，觀唐刻猶龍像。頭之，登老母殿，邑人謂九日爲媼生辰，燒香男女彌谷。稍南一峯突起，道士曰：「此幽王舉火峯也。」折而上，前峯復墳起，仍登其顛，渭水盤旋東去，下顧始皇陵，尺塊耳。南望諸臺，不見其際。乃下，從老子殿，覓支徑，折入東繡嶺之杓，峭壁直下，嶮巖不可置足。度捨身巖下，觀飛泉，石壁回折，景極幽奧。余因憶王摩詰燕子龕詩：「瀑泉吼而噴，怪石看欲落。碧腹

乍旁穿，澗層時外拓，疑卽此。僧云：「龜在朝元閣之南，此石龜寺也。」寺當山泉勝處，爲驪山第一景，是夕仍宿臨潼。

戊子過鴻門坂，飯於新豐，晚次渭南。

己丑出城西，涉澗水，南過孫氏山莊。土山層巒，竹樹森森，泉聲繞一院，下落爲池，徘徊數刻乃去。日夕，抵華州。庚寅晨起，偕非二過移山潭，未至潭五里許，地皆亂石，問之則嘉靖中崩山石也。潭在山之下，闊可十里，深不見底，有大魚百餘斤者，人不敢取，云中有怪龍，題其石曰「碧照」而去。至華陰，日西矣。

辛卯，宿華陰，令以華山志及圖來觀。

壬辰，飲雲臺觀，夜宿青柯坪。

癸巳，宿太華之顛。

甲午，窮東西峯之勝，欲寄宿玉女祠，不可，仍還峯頂。

乙未，次於邑郵。

丙申，具祝版祭於白帝廟，登望嶽樓，樓甚雄麗。午抵潼關，治兵使者，邀飲西樓，觀河渭合處。是日風霽，夕乃雨。

丁酉，次關鄉。

戊戌，欲登鼎原，雨不果，作華山三記。

己亥，次靈寶，過老子宅，觀秦函谷關。

庚子，次陝州。

辛丑，雨如注，枯坐署中，不得一事，坡公所謂十指如懸槌也。雨聲入風葉間，亦自愴然。



壬寅，雨霽，欲觀砥柱，以路滑不果行，晚次崞陵。

癸卯，過石壕，次澠池，始見中州錄。

甲辰，飯於義昌驛，過王喬洞，晚次新安。

乙巳，曉出函谷，道遇蒲圻魏學憲說，與登山，話良久，晚次洛陽。

丙午，涉洛水，憩安樂窟，拜繆壯侯墓。道午橋，泛舟伊水，探龍門千佛岩，西岸之洞，多元魏鑿，佛像簡古，就石爲豐碑，北朝人書也，惜殘缺甚耳。東岸之洞，比西稍減，而面貌衣褶，極爲閑逸，生動如欲語。一洞中刻諸經，略似褚河南筆意，宋神宗御書碑一通，甚完好，半墜土中，題名強半爲開元大歷間人。暮色催人，不能盡觀，乃去。

丁未，大風，仍留洛陽署中，有巧石山洞，與朱非二飲其下。

戊申，次於緱山之郵館。

己酉，登嶺，觀王子晉昇仙處。山不甚高，而少室峙其前，左右兩山如列眉，古蹟皆荒，唯天后碑刻，巖然獨存。北望十里許，有古塚方屋而高如杜陵狀。道人曰：「廬陵王陵也。」午過轅轅關，折入少林寺，觀初祖影石及太祖手植柏。登面壁洞，洞中石如波捲。晚宿方丈。

庚戌，飲甘露臺之皂莢樹，過南退居寺，僧百餘人，乞觀手博，雜老分曹相角，中多絕技。午過二祖菴，登立雪臺，菴後有中宗小碑，嵌廢塔上，晚次登封。

辛亥，邑令傅梅，邀遊嵩廟。東北入盧巖觀瀑布，水石俱奇勝，盧鴻舊居也。每遇勝處，輒移屐，凡五移處，題名龍潭之偃石上。溪左右壁，皆白石，而紋理甚黑，酷似蜀兩孫畫水，題曰「墨浪」而去。

壬子，偕非二曉出西門，道陽城廢址，入會善寺，觀戒壇遺石。東過嵩陽宮，觀漢三柏，又東至崇福宮，題名「啓

母石。是日風力稍勁，飲於半山之石枰上，日沈乃還。

癸丑，微雨，至測景臺，見日，飲於石涼。

甲寅，登太室絕頂，過白鶴觀遺址。有古松一株，亭亭如蓋，徘徊久之。下山未半，已昏黑，策杖行，十五里至山足。乙卯，次密縣。

丙辰，出城觀白松，酌於滴滴蓬之崖。南入超化寺，觀溱洧發源處。溪流浩淼，所至皆泉，而金花泉最大，月牙次之。大竹蔽畝者十餘家，竹之內爲池，珠泉噴出，蘆花如雪浪，深可半里。溪上皆稻田，寺在昔爲勝概，今已廢。背溪面山，左有古塔，石門上題名甚多，王晉卿諸人皆有題字。一碑沒土中，見其首，知爲北朝製也，掘之，字尙可識。齊河清二年，置白玉像碑，陰有維那疊巒名，是嘗學於流支者也。程伯子有詩，黃魯直有題額，皆可搨。溪之上多石壁，亦有題名者。渡溪而西，僧塔甚多，塔碑僅存，皆唐宋間人。一塔八方，每方石皆勒古名人詩，鏤其句之景於石。堆疊起伏，其生公可中亭一面尙完好，今之畫苑不如也。東北行里許，至一潭，縹碧可愛，上有危壁，數鷺鷥浮其下，見人驚起。題其壁，曰「二郎洞」乃還。

丁巳，與朱非二別，次鄭州。

戊午，次滎澤。

己未，渡河。

庚申，次新鄉。

辛酉，大風揚沙，體中小惡，留一日。

壬戌，次輝縣，晚登蘇門山聽泉。

癸亥，登嘯臺，題名於碑之陰，泛舟百泉。

甲子，雨，次於淇。

乙丑，過湯陰，拜忠武祠，出城，登文王演易臺。

丙寅，次鄴。

丁卯，欲登銅雀，未果。次於滏水，飲同年揚子宅，談天平黃花之勝，期以次年春暮。

戊辰，次邯鄲，酌於叢臺，觀差鶴胡舞。

己巳，次沙河。

庚午，次中丘。

辛未，次趙州。

壬申，次眞定。

癸酉，王中丞置酒，談時事甚暢，晚次伏城。

甲戌，次定州，飲於衆春園。

乙亥，入學宮，觀雪浪石，及輞川陰陽竹，晚次慶郡。

丙子，次保定，大雪，飲於陳冲然宅。

丁丑，次安肅。

戊寅，次定興，得三弟入京信。

己卯，次涿州。

墨畦 「中郎遺集題作雜識」

丁未會試，知貢舉官爲禮部左侍郎署部事李公廷機，考試官爲學士楊公道賓，黃公汝良，皆閩之晉江人。入簾之日，上賜宴於南宮。三公坐上座，是年少詹莊公天合，亦知貢舉，以未帶部銜，遂與諸同考俱在陪席。於時經房若黃編修九鼎，提調若呂主事圖南，亦晉江人也。是年主武試爲林公堯俞，史公繼偕，而主席亦李公，時已入閩，史晉江人，林莆田人。

丁未，揭曉日天氣清和，夜起猶見月。及放榜，雪花亂飛，逾時乃止，過午始晴。問之，甲辰亦然，然先有雨候。三弟中道久於場屋，舉業之聲聞海內，時同考顧諭德天峻，李諭德騰芳，湯中允賓尹，姚都諫文蔚，皆雅重其才。閱卷數日，姚忽於丙夜，馳寸紙示顧李曰：「阿胖已落吾手矣。」二公索卷觀之曰：「非是。」閱至書二房，見一卷有氣骨，諸公傳視驚喜曰：「是必胖也。」遂以冠房，而主者意不甚恰，諸公力爭之，僅得爲本房之首。及拆號，乃知其非，諸公歎惋久之。先是姚都諫夢中道披髮入簾內大哭曰：「某住處已被人奪去。」彼時都諫首卷，爲主考改入第四，遂謂夢已定，付之無可奈何，不謂其竟被落也。

清明日，與會太史退如，劉民部元定陪祀。

昭陵諸山，尖秀生動，令人意勃勃。初至九龍池觀水，隨謁今上壽宮諸陵，唯壽宮與永陵，以花版石爲墉，精麗之極。是時退如倦思寐，余謂元定，康陵雖遠，山色殊佳，遂聯鞭而進。未至康陵里許，山骨巉巖，與古樹根相錯而出，壁上野花如繪，景物幽絕，乃去騎，散步亂石間。忽聞樹頂有駢駢聲，覓之，乃一醉黃冠臥丫枝間者，呼之不應，窮道人心暇乃爾，然此樹窠下臨無地，竊爲怖之。從此沿溪行，水石相觸，石礮而水怒，再進爲錐石口，稚兒野女，窺人如

鼠草草具村落，口上有城，尻高而前俯，似海船狀。跨溪爲女牆，道下爲水竇，谿中喚壘，樵子往來其下。余謂元定過此必有異因，相與循竇而出，行數十步，溪流回合，水益縹緜可喜。一壁上白石鱗起如珂雪，苔花繡之，皆作層巒疊嶂。余大呼曰：「此黃大癡峨眉春雪圖也。」命稚子將酒來，野食無火及酒具，諸人乃以瓶相傳飲。適有負薪者，從水上回顧，失足墮溪中，僮僕皆笑。既歸，與退如言，退如大懊悔，時陪祭者多與客俱，余客乃張秀才明敦也。

山陵歸騎甚早，因至龍王堂，乃出酒痛飲。入門過興德寺看水，時元定已醉，至宣武街，見一少婦，明粧單騎，醉嬌如風嫋，諸少年雜沓圍之，時有中貴數人，揮鞭解救，來者益多，遂蜂擁而東。

一賞郎言，往在白下，見李龍湖住永慶寺，榜其室曰：「少作書生，未見升堂入室，老爲廟祝，粗知掃地焚香。」四月初四日，李長卿拉余及顛升伯，湯嘉賓，鄭太初，出平則門看牡丹。主人爲惠安伯張公元善，皓髮頽顏，伺客甚謹。時牡丹繁盛，約開五千餘，平頭紫大如盤者甚夥，西瓜飄舞青貌之類，遍畦有之。一種爲芙蓉三變，尤佳，曉起白如珂雪，已後作嫩黃色，午間紅暈一點如腮霞，花之極妖異者。主人自言經營四十餘年，精神筋力，強半疲於此花。每見人間花實，卽採而歸種之。二年芽始茁，十五年始花，久則變而爲異種。有單瓣而樓子者，有始常而終冶麗者，已老不復花，則芟其枝。時殘紅在海棠，猶三千餘本，中設紗幕，絲肉遞作，自籬落以至門屏，無非牡丹，可謂百花之觀。最後一空亭甚敞，亭周遭皆芍藥，密如韭畦，牆外有地數十畝，種亦如之，約以開時復來。二十六日，偕升伯長卿及友人李本石，龍君超，丘長孺，陶孝若，胡仲修，十弟寓庸，時小修亦自密雲至，遂同往觀。紅者已開殘，唯空亭周遭數十畝如積雪，約十萬餘本。是日來者，多高戶，遂大醉而歸。

某日入主客署，遇安南貢使。所貢皆金銀瓶罇，雕鏤不甚精，此外則白檀及降真象牙而已。問使臣能書否？曰：「能。」以筆授之，草書一絕云：「路過石橋溪九折，雲藏竹塢宅三間。門扉半掩山花落，鳴鳥一聲春日閑。」草幾

不可識，命以真書註其旁，與中國無異。

立夏前一日，與陶孝若坐退如寓，所以「懸齋」爲題，用懸字韻。退如曰：「某詩不知亦可傳否？」余曰：「必傳。」退如問故，余曰：「公詩如裴迪，附輞川集，何憂不傳。」退如大笑。

夏夜露坐，與丘長孺道故，因及梅客生。長孺曰：「客生督宣府時，扯酋遣人，送良鐵數十斤，云虜中某山，忽產此鐵。客生不報，但命工鑄爲劍，淬磨甚精。及虜來市，客生禁諸邊勿與鐵錢，虜衆大譁。客生出劍示虜使曰：「前者虜王所遣鐵，中國殆未有，爾國幸有佳者，何用此方下產也。」虜衆聞之，歸怨扯酋，扯酋詞屈，乃遣人來白云：「某知罪矣，前鐵實中國市來，虜中安得有此，聊爲誇耳。」客生曰：我以至誠待爾，此後勿復再，乃命以鐵錢與之。」

僚友中有言某人患半身不遂，但用鳳仙花煮燒酒，去花飲之，逾月而可。又一方乃醫女娘虛弱者，香附一斤，用醋浸一宿，當歸蘄艾共一斤，合入醋煮之，搗爲丸，甚效。余謂法有以順治者，女以醋得病，乃復以醋解耶？合坐大笑。

客言熱鴨血能破堅。有貴家女吞螺殼，不能咽，一草澤醫，以鴨血點之，應手而愈。一客言用熱鴨血，先須絹帛裹齒，不然，齒即時碎。一客言鴨血調冷水，可解砒霜毒，常德舊有庫役被毒，太守試之立效。

會退如以五月十二日初度。先一夕，聚余齋，因言去年此日，與雷何思同在柳浪，遂談及訪祝老事。退如曰：「彼時已知其謬，但恐兩兄見笑，遂詭言之耳。」先是祝仙人名籍甚，退如約余及小修同訪。余復書曰：「退如但知官慕神仙，不知神仙亦慕官也。」小修書曰：「今之所謂仙者，分之則山人，合之則仙也。」退如不甚信，已而果然。彼時張明教自鄆來，亦言其人荒謬之甚，然此輩聞名可知其僞，不須面貌也。

余友李西卿得第甚早，美少年而面微黑，時呼爲鐵鑄觀音。丘長孺鳳目美髯，魁梧長妓，往時客吳，吳姬呼爲

白描關公。五月十六日，坐興德寺水樹邊，客有舉此者，遂識之。

顧升伯談周郎呂蒙事，甚可聽，又評蘇子瞻及王曾諸公文，其論甚確，俟暇日記之。

四月晦日，諸友集小齋，天雨雹，大者如栗，頃刻積寸餘。

夏日，與諸友集城西月張園，園甚敞，有荷池水亭，每暇日，攜具往。諸友以飲戶相角，謬謂余不飲者，以評屬余。余略爲之定曰：「劉元定如雨後鳴泉，一往可觀，苦其易竟。陶孝若如俊鷹獵兔，擊搏有時。方子公如游魚呷浪，喁喁終日。丘長孺如吳牛嚼草，不大利快，容受頗多。劉元質如蜀後主思鄉，非有本情。胡仲修如徐娘風情，當追念其盛時。袁平子如五陵少年，說舞劍未識戰場。龍君超如德山擔青龍鈔，高自矜許。數日後，小修自漁陽來，復與諸公校飲元定邸中，而黃季主適至。是日去杯杓，取元定齋頭淨水碗，行酒一碗，傾二壺許。微風候至，波浪鱗鱗，然不行皆醉。孝若曰：「是二公者，不可無評。」余應聲曰：「黃季主如狄武襄奪崑崙關，巧於乘敵。袁小修如破浪船，得風乃濟，否則反爲漁舫所笑。」

六月二十四日，琉球冊封使回，疏中言丙午五月二十四日黎明，從梅花港開洋，值順風，七晝夜抵其國，居彼國凡一百三十餘日。其歸也，以十月二十一日開洋，二十三日午後風大作，濤湧如山，連折二舵，舟中所存僅一，又復爲巨浪擊去舵葉。三十日，抵關之定海所，先是中山王尙永逝，世子尙寧乞封，仍求諭祭。

方子公於南中得二佳研，皆龍尾石，發墨不滲。子公乃授其一於燕子磯曰：「使谷可陵，則研可出，後人當寶之也。」

臭梧桐葉煮水，可以洗腳氣，無葉用根。雪照云：「心光用之以治蠱，極效。」

薑攪汁，投廣膠，煎作膏子，貼狗皮上，治腳痛，效甚速。侯帥之年老，雙足軟不能行，有人教之炒綿子搗碎，和米

飯爲丸，足健如初。時一醫在側云：「某曾用此方治夢洩并痔，亦愈，奇方也。」

小吏張姓，年十六，精悍肥澤。一日以腹痛乞假，余疑其僞，諸役力爲之請，乃放去。三日後，一役忽云：「小吏死矣。」頃之，其母哭而來，云死時甚明，自言有一鬼守之云：「我待汝一十六年，今同汝去往福建受生。」言訖復云：「我去矣。」遂死。丁未閏六月十五日識。

孫權遺襲劉璋者，孫瑜，非周公瑾也。

沈休文謂王筠曰：「自謝朓諸賢零落，平生意氣殆盡，不謂疲春復逢于君。」休文憐才如此，史謂其聞人一善，如萬箭攢心，何也？

濯纓亭筆記，言紹興方氏，藏坡公醉翁亭記草書真跡，爲士人白麟摹寫甚衆，往往得厚直。今劉元質有墨本，無趙榮祿跋，恐是白家贗本。

玉照新志記建炎初，虜人將渡淮，王彥國獻臣，坐於所居小樓，望見一老士大夫，彷彿阡陌間，攜一小僕，負一匣，埋於空曠之所。獻臣默然識之，事定，往掘其地，宛然尙存。啓匣，乃樂天手書詩一紙，云：「石榴枝上花千朵，荷葉杯中酒十分。滿院弟兄皆痛飲，就中大戶不如君。」獻臣後南渡，寓居餘姚，嘗出以示汝陰王明清，真奇物也。帖後歸劉綱公舉。